黃霑

散文系列

未夠不文集

第二版





未夠不文集

黃霑著

代序：可讀哉！

黃霑的作品，文字技巧馬虎，創見也少，所以絕對不會是傳世文學。

黃霑的作品有人看，不外兩個原因：

一、寫得輕鬆。

二、肯說眞話。

終日逗笑，久不久來一句眞說話，就是這樣吸引讀友。

黃霑文字，價值不高，卻不失其價值。

價值之一，是能爲讀友帶來一丁點兒的歡樂。

這世界，要找歡樂，十分不易。

看黃霑文字，竟能開心起來，眞是非看不可。

價值之二，是居然能從黃霑那裏，聽到一兩句眞話。

這世界，假話太多。

假話是保護自己的武器。

人人亮劍張刀，忽然有個傻佬，赤手空拳，作大字站立，又焉能不看？

黃霑

目錄

第一輯：得快樂時且快樂

第二輯：文學教曉了我幻想

第三輯：香港萬歲

第四輯：可嘆天下盛筵……

第五輯：想成功就要自強不息

第六輯：「未夠不文」及其他

第一輯：得快樂時且快樂

——只要不傷害別人就盡情快樂去吧！

究竟有甚麼道理？

生命的無常，令我慨嘆！這裏邊，一定會有道理在。只是我們不明白這些道理！

我不接受沒有道理的宇宙，或沒有道理的世界！我們可能現在不明白，這事實我接受。但宇宙沒有道理，我不能接受。

每當有朋友英年逝世，我都再三想這些事。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凡人，會恍然大悟，明白一切，也接受一切。而在不明白的今天，這希望撫慰着我，開解我，輕減我悲悼亡友的苦痛。

此刻，我又在想這些事，我想着傳聲，想着他那孩子臉上的笑，想着那遽然停止了生命，我茫然，我慨嘆。

我不得不接受，生命的無常，願我們終於有日，知道生命之所以無常究竟有甚麼道理。

角色

走路的人一坐上了車子的駕駛座位，態度馬上改變。走路的時候，他罵駕車人不讓路。一到自己駕車，就罵行人：「你盲㗎？」從不會想到數分鐘前，他在路上走，還是像盲巫般橫衝直撞。

所處位置不同，人的行爲、想法，竟就完全改變。想起來，也眞可怕。

我們其實都在扮演角色，一個也色派過來，念得幾句對白，就變成角色了。本來的自己，被角色溶掉得半分不剩，眞是「做鬼自會迷人」，難怪沙士比亞說：「世界是個舞台！」

所以，要保持自我，很不容易，生活迫我們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我們一不小心，本眞就失掉。

要本眞不失，心中必須清楚清醒，知道哪個是自己。不要一坐上車子，便忘記了自己本來是人生路上的人，與千萬人同路。

不妨自私

一個人，時間再多，也不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精力再充沛，也不是可以長年累月不休不眠的吧？

這二十四小時，全部讓別人的事佔據去了，對自己很不公平。

當然，能幫得別人最好，但事事爲人，全不爲己，只是偉大傻瓜。

而偉大傻瓜，即使眞的偉大之極，也還是傻瓜。在任何人眼中，都不會有太多分量。

所以，有時，還是自私些好，否則太對自己不起了。

自私，只要不損害別人，是天公地道的事，「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句話，是過分了點。但人全不爲己，卻也眞是愚不可及。自己時間空了下來，幫幫別人，好得很，値得鼓勵。但把自己犧牲去成全別人，也說不過去，所以，某一程度之下，不妨自私。

豈可不隨緣

樂於相信緣分，因爲有些奇緣巧合，實在令人開心。

與一摯友數月未見面，但他行踪飄忽兼神出鬼沒，找也找不到。從朋友口中，聽見他在問我近況，於是越加思念。然後有天，車子路過他家附近，友人就在路旁站着等車。

另一好友，也是久未相聚，心中掛念，忽然，車經過隧道，入口處剛好另有一車駛近，我一踏煞車，正想讓路，側眼一看，並非別人。

原來他剛從外地回來，一下飛機，上了車，就和我隧道入口遇見。早半分鐘，遲半分鐘，都會錯過了。偏偏就事有湊巧，大家的車子，就在那一分鐘碰上了。

或許那只是巧合，或許那是與友人腦電波相互發出想相遇的訊息，致令大家不期然聚首，但無論如何，都是緣分，所以人生豈可不隨緣！

自予價值

買來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家傳略」。一翻，發覺出名作家，傳都是別人寫的。不知是何方神聖的，倒人人「自傳」一番，翻着此書，不由得大笑。

如果一個人，死後仍有人認為他有價值，自然而然的，就會有人將事蹟輯成傳略，沒有價值的，寫了自傳，也沒有用。

這本「中國現代文學家傳略」，收了五十六段作家傳。其中自寫自傳的有三十九位。這三十九位先生女士，黃霑一個名字也不認識，作品也自然一本也未看過。

而且，讀了自傳，也引不起看他們作品的興趣來。所以，寫了自傳，其實等如不寫。

一個人的價值，只有兩種，一種是自予，一種是人予；自予價值，只會自知，因為對人家來說，不值一哂，不值一看。

成熟

幼時，聽長輩們講起數十年前的歷史，嚮往得不得了。心中怨自己出生太遲，來不及在這大時代中積極參與。

其實，這是年幼不懂事才有的感覺。大時代？任何時代，都是大時代，不見得必須有戰亂，才是有意義的。

我們這個時代，太平盛世，才眞是好的時代。科技進步，人類多了許多方便，而較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痛苦。

何況，時代有否意義，全看自己活得如何。活得有意義，又哪管生在甚麼年代？

所以，到了年事稍長，就開始對所處的時代，能作較多欣賞。

大概這也算是成熟吧。

懂得珍惜自己所有的，而不去作無用的憧憬。

對！這該是成熟。

幸福

在世界上，能有個可以和自己並肩作戰的親密戰友，那種幸福，無可言喻。

美國女歌星海倫茱蒂有首歌，叫「你和我共抗世界」，原曲本來是寫孤獨母親，對搖籃裏小兒子說的話。但其中含義，引伸出去描寫肩背相併、二人四手、一同應付世上敵人的那種生死與共心情，也同樣感人肺腑。

所以常對自己說：

「他是你一生人中，發生過的最好事！」

因為他眞是和你息息相關，苦樂與共，同擔榮辱的人，和你在人生的步伐，完全同步。

既是伴也是侶。人生能得此一人，外面的世界再波濤洶湧，心中也是暖的。

因為兩人的生死存亡，勝敗榮辱，完全繫在一起。

這樣的感覺，才眞是幸福。

誠

一生坦誠待人。這一方面是受了先天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看見了很多作僞的人，心勞日拙，而下場都不太好，因而有了警惕。

先父生前，我因爲是大兒子，常常看見他待人接物，與行事實例。有時，很覺得父親又糊塗又蠢。

然後父親去世。

這世界，人在情在，人死了，朋友們就另交新朋友去了。

但我的父執輩，照顧我家，直到現在。

因此不由得不敬佩先父。他待人接物，的確另有一套。吃虧等於便宜，衷誠待人的結果，在他死後多年，一直潤及後人。

反之，看諸多作僞的人，平時寧我負人，到後來，有難，朋友忠厚一些的，是聲援而人不見。其他的，乾脆就舍而不理。

因此，力學誠懇，希望澤及子孫。

謊

原來這個世界，有些人不說謊話，不能度日。

說謊的原因，是爲了逃避責任和掩飾事實。有時，也爲了心存僥倖，以爲幾句謊言，就能順利過骨，得償所願，遂其私慾。

這些人不知道，一次說謊，必定要引起以後無數次的圓謊，結果欲蓋彌彰，跌進了自己用謊話做成的陷阱，永也不能自拔。

到頭來，就此被謊言害死了自己。

他們說謊，是怕死；結果，適得其反，偏偏送自己上鬼門關去。

我一向覺得，誠實是最好宗旨，人有錯難免，有錯，知道了之後，肩負責任，接受後果，自然會小事化無。但一要逃避，就會越弄越糟，美國總統尼克遜，水門事件，就是說謊說死了自己。好說謊話的人，不可不以此爲戒。

價錢

圓圓說：「每個人都有他的價錢！」

此話有理得很，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只因爲價錢太低，如果價錢出得高些，我看咱們的陶先生，還是乖乖的打躬作揖去。

孔丘先生也曾慨嘆：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就是說：「如果揸的士可以發達，我都去！」可惜始終無人出價，只得開私家補習班維生。

所以不得笑人有價錢，這世界，身上不掛個價錢牌的人，少得很。

有些人的價錢是名譽，有些人的價錢是愛情，價錢不同，其待價而沽則一，一出喘價錢，鮮有不賣。

賣的可能不是肉體，卻還是賣。

放眼世界，沒有無價之人。哀哉，全民皆鷄！

無夢怎成人

據說：神仙有一千年壽命，永遠快樂無憂，但正因爲如此，所以不會悟成正果，到壽命終結，就灰飛烟滅。而人，卻因爲沉淪苦海，傷痛難忍，反而有得道的機會。

有人會說：管他悟不悟道，能有無慮無憂的一千年，到最後，完就完吧！不過想深一層，卻似乎還是做人好一些。有不滿，才會有滿足；一天到晚滿足，滿足就沒有意義了。

我們往往追求不可企及的事和那些不可能的夢。因爲撫觸不到，遠遠地望去，就特別吸引，忍不住朝思暮想，神魂顚倒。

而因爲永遠追不到，也就痛苦莫名，而且永無休止。

但人可偏偏喜歡這樣，生性如此，毫無辦法。

因爲，如果沒有夢，就不是人！

心不必罣礙

愁緒無法遣去，夜中默寫「心經」，希望獲得心境平靜，寫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句，忽然覺得，離開了我的友人，或許沒有離去，他不過是換了個物相，換了個空間與我相處。和他此世的塵緣雖了，但情誼仍在。到我也換物相的一天，就會在另一空間再遇。前一陣子，常覺世事無常，無常得我們全不明白。但此刻，我忽然感到，世上無無常，無常的只是刹那間物相。不看那一刹那一刹那的變幻，就會安然自在。

而一切變幻，也不必明白。因爲明白與否，根本不重要。世上既無「無明」，所以也沒有「無明盡」。永恒本來就在。

我們來到世間，再離去，都是本眞在時間的一刹那中改換一下物相。

既無得，也無失，所以不須心有罣礙。

愛的胡思

一切痛苦，都因爲愛。

如果我不愛我友，我友死，我會絕無痛苦的。世上天天千千萬萬人死，我知道了也不痛苦。死亡是每天發生的事，人死、狗死、樹死，如果對之無愛，根本便毫無感覺。

但因爲我愛我友，眼看着他脈膊一下一下的慢，生命一點一點的消失，我心有如刀割，痛苦得哭也哭不出來。

看來，佛家教人「斷愛」，不無道理。不如，一切無染無沾……愛，就無恨無痕，緣來緣去，都同等而觀，不悲不慟，不憶不記，不怨不愁，眞眞的來去自如，一切無染無沾……

但生而爲人，試問誰能斷愛？

斷了愛，死自無悲！但生，也無可戀了。

或許，生本來就無可戀。人生，還不是那麼一回事？有甚麼眞的値得去珍惜、去愛的事？但無一事可珍可愛，生來作甚？

得快樂時

人生，眞該「得快樂時且快樂」的，因爲世事無常，快樂難求，在能夠快樂的時候，不好好地去享受一下，實在太辜負人生了。

多年前讀過篇心理學家的統計文章，文章說成年人每天二十四小時，平均只有四小時會覺得快樂。到今天，我開始懷疑這篇文字的準確性。

成年人，每天能有四小時快樂？

每天有一兩小時的興高采烈，大概那一天已經過得很滿足了。而一二小時的快樂，要天天求得，也自不易呢。

所以，能快樂的時候，只要不傷害別人，就盡情快樂去吧！

我想，甚至會傷害自己的快樂，也不妨偶爾去享受一下。放縱一下自己，又有甚麼錯了？

一天到晚，抗拒快樂，活着又有甚麼意思？沒有意思的活，活來幹嗎？

說「二」

年初二，其實比年初一好。

年初一，是新年伊始，一切不免亂籠，到了年初二，萬事都好像定了下來，人有了點休息，更加精神奕奕，而新年氣氛，依然瀰漫，喜悅之情，比初一可能更有甚焉。

其實，做第二，比做第一好。做了第一，是登上了最頂尖的極峯，即使高而未危，卻也再無上進餘地，一切希望達成，樂趣從此不增，試問以後漫漫月歲，還有甚麼可供憧憬？

因此，如果人生可以有讓我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我寧可選第二位，而永不做第一。

第二，還是前茅。人在三甲之中，既有餘，亦未到盡極，進可攻，退可守，不會動輒得咎，也不會寂寂無聞，實在是上佳之位。如講我是女人，我也寧願作二姨太，不作大婦。你有你嫡，我自甘爲庶，坐亞望冠，樂在其中。

年齡

有位讀友來信，猜我是五十歲；不知怎的，覺得很好笑。我不怕老，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有比我年輕七八歲的小伙子稱我家雲叔，而我一向對這稱謂滿意。認爲這是青年我半輩的人，對在下的抬舉。

還有個多月，在下就是四十四了。每早梳洗，對着黑髮叢中冒出來爭妍的白髮，覺得很驕傲，等鬢上微斑，等了數十載，終於讓我等到了。

現在看自己黑叢中露出來的一根又一根的白，只覺它們是我生命中的一頁又一頁紀錄。有幾條，該是奮鬥的遺痕。而那一撮，是汗染成的！還有這四五株，是不是流不出來的眼淚所變？

我很享受我的年紀！年輕不是不好。無知有時是福。但如果容許我選擇，我還是選擇成熟。從前的努力，開始結果。而果實，雖然仍未金黃，卻已有甜味了。

隨想

謊言說上一千次，也不會變成事實。不過這世界上喜歡相信謊言的人多，而肯看事實的人少。

即使五千萬人一齊發同一謬論，那仍是謬論。只是在那五千萬人看來，謬論卻正是眞理。

好的開始不錯是成功的一半，但如果以爲有了一半就接近成功，那就大錯特錯。

自負是成功的流沙，但有時，沒有些流沙，成功也不可貴。

流得深的水固然很靜。

但我們切不可以誤認靜就必有深水。

沒有水的地方，也會靜的。

積穀可以防飢，但不要忘記，穀積得太久，會發霉發臭。

失敗是成功之母，難怪那麼多人不尊重媽媽！

自尊火箭

突然而來的知名度，不大容易適應，娛樂圈中此例不少。

一般性的反應是突然人變得十分驕傲。因爲忽爾由無名小卒，變成名字隔天見報，街上讓人指指點點的「知名之士」，這過程，有時是很令人手足無措；於是往往以爲自己眞的「成功」了。

這些人，不知道「知名度」是大衆傳播媒介付與的。一旦自己再不給媒介重視，過不了一年半載，「成功」就會打回原形。最近，一位友人忽然有機會晉身娛樂圈；一夜之間，從前努力爭取而未得知的知名度，忽然降臨，大喜之餘，自尊心忽然坐上火箭，直飛雲外。聽他最近做的趣事，覺得十分好笑。

復古有感

時裝中又有「報紙衫」了。這種將報紙圖案印上衣服的時裝，十多年前流行過一陣。不過如果你以爲這是「報紙衫」眞的捲土重來，那就錯了。時裝潮流，有時復古，但那「古」，是已經變了的。時裝永遠不會用同一面貌重現。三個骨褲是古，但今日的三個骨褲，和從前的大有不同。時代的新貌與精神，早已滲了進去。古沒有可能復，古的環境不在，那時適用的事物就活不過來。

但我們可以攝取古人的精神，把有用的東西，以切合時代的面貌再取出來。人類自始至終，都在進步，任何潮流，實在都有新貌，只是仿古而非眞古。

衷心敬佩

友人參加了輔警，最近畢業。他爲做輔警，犧牲了不少。

此君嗜食，體重比輔警標準多了廿餘磅，居然可以把最大嗜好毅然戒掉，忍着不吃，減了數十磅體重去集訓。畢業禮上，看見他精神奕奕，英姿颯颯，一邊爲他驕傲，也一邊對他敬佩不已。我佩服每位肯以行動去爲市民做事的人。當輔警，要經過一百七十六小時的嚴格訓練，而且每星期，起碼要服務四小時。維持治安，是艱鉅的工作，少點勇氣與忍耐都不行。當輔警是業餘的，每位輔警不論男女，都另有職業。但他們都肯犧牲自己的空暇，去爲香港市民做事，這些人，值得我們衷心敬佩。

可憐得很

做人，最忌「又痕又怕痛」，想清高，就千萬不要有所求，既有所求，又要作清高狀，只會令自己痛苦，又為人恥笑。

眞清高的君子，絕對無求。名也好，利也好，於他如過眼浮雲，完全心中不着半點。

可惜這類清高君子，世上不多。多的只是僞君子，他們對小人求名求利，很看不起；但自己卻又一生逃脫不出名利網，矛盾之極。一方面不値小人所爲，一方面又企及不到君子的境界，永遠做夾層人物，用又痕又怕痛的態度看世界，這看不過眼，那看不對勁，把自己折騰得苦不堪言，眞是可憐。

耳根清淨

因爲最近推辭了宗幹了幾年的工作，這一陣子，竟無意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耳根清淨。然後大徹大悟，明白了以前的愚昧。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從前在下喜趁熱鬧，越鬧哄哄越喜歡。所以一有熱鬧場面，就欣然赴會。誰知熱鬧往往遺下甚多手尾。

今因事抽身，本來起初還有些不捨，但這半個月來，冷眼旁觀，看着別人鬧哄哄，竟然慶幸起自己的運道來。因爲如非跳出是非場，就不會明白，過去種種煩囂，不但於己全無幫助，反而會無端的給自己惹來些無聊與無謂的煩惱。現在優哉游哉，連靜觀世態的「觀」，也可省回。

服矣服矣

在這個世界做人，有時眞非我行我素不可。因爲如果你事事理會別人觀感，必定終於搞得自己全無一事可做。你做了壞事，受別人罵，是應該的。自作自受，你自己做壞事的時候，大概也明知後果。但做好事，也遭人冷言冷語，卻就眞是莫名其妙。

林燕妮說「有時一個人的存在，就已經構成了傷害別人的理由」，眞有道理。所以，唯有不理旁人，照良心的指使去做自己的事，而且做完就算，別人月旦，要理也理不來，所以不理不睬。

但不理睬旁人，旁人卻認爲這是輕視，於是冷箭又來了。眞是「點到你唔服」哉。

不

不懂得說不的人，最易讓別人攪亂自己一生。

你明明預備好了一些計劃，打算如何如何，忽然有個朋友來，要求你這樣這樣。你一不說不，就變成只能這樣這樣，不能再如何如何。而一旦這樣這樣，你的全個計劃，就化爲烏有。

說不很不容易，我學了多年都學不會。不過，不容易也要學。因爲學不會說不，一生便只爲他人作嫁衣裳，光陰無端端的就分惠旁人，屬於自己的時間，反而完全沒有了。最近很想推掉一些只爲友人，不爲自己的事，可是友人習慣了我的不托手踭，現今突然托一托，就不高興。

該死八婆

若問在下生平最討厭甚麼，答案只有一個：我最討厭八婆。

八婆平日不會甚麼，只會搬弄是非，但一旦有人有事，就忽然的會變成專家。人家夫婦離婚，她們會變成婚姻顧問。人家死了丈夫太太，她們就變成了殯儀專家，知識少而意見多，眞是唯恐世界不亂。

她們自己的婚姻，不見得怎麼幸福。有些，還是連嫁也沒有嫁過（天下男人再蠢，也不會蠢到要娶這類老八。不幸一時糊塗娶了，大概現在正天天後悔），但對勸人如何如何處理婚姻問題，居然權威得不得了。而平日喜酒也沒有人請的，有人逝世，她們就變成了中國喪禮專家，比蕭明先生還要懂事。

想摑八婆

我一向善哭，簡八哥對我的評語是：「開水龍頭要扭掣，黃霑哭不要扭。」

但在殯儀館內，我極少人前流淚。

不是不想哭，而是怕自己一哭，遺屬會更傷心。

我的傷心，比起他們，是無論怎樣也不一樣。所以我覺得，寧可我強忍悲愁，也不肯在友人靈堂之內，哭出烏拉。要哭，回家去哭個痛快。因此見到那些在靈堂抱着遺屬狂哭大喊的人，很有不快。

有些這類善在靈堂展覽哭聲的人，其實也不是和死者有甚麼深交。但友人可以死，自己的表演卻不可以失機會。見這些八婆，我想過去送兩記耳光。

不要貧嘴

貧嘴的壞處，我自己一向不知道，所以常常出語刻薄，而不以爲意。

最近，卻有過一次經驗，令我心頭震撼，久久不能平息。

那是一個很莊嚴很哀傷的場合。

在場的人，都愁容滿面。

忽然有位仁兄，在參觀儀式的當兒，說了一句說得上「不遜」的話。

當時，我心中怒火，突然昇起，如果不是因爲尊重當時的場合，我馬上就會和那位仁兄爭辯起來。

後來想起，仍有餘怒，然後，自己突然悟到了貧嘴的壞處。今天在此把這段經驗說出，是想與讀友共識：大家都不要貧嘴。

知時者智

財經鉅子問金庸：「我國歷史人物，誰人的收場最好？」

金庸想也不想就說范蠡。

我們起初聽見，有點奇怪，但經他解釋了之後，也就舉座稱是了。

能功成身退，保存令譽，再挾陶朱巨資，擁着心愛美人，隱於美麗的山光水色之中，安享晚年，大概眞是人生的最佳收場。

人到一個時候，最忌戀棧。得放手時須放手，否則纏下去，即使可保全身，也是飽歷一番無必要的風浪。能在成功巔峯，悄然退隱湖山，還有痴情愛侶，白首相偕，這才是知時大智。只不知世人，誰有范先生的福氣。

必須異化

有進化必有異化。

環境不同了，要適應，動物就會不停的變，野貓變成了家貓，人站了起來。不適應的，於是就給淘汰。恐龍的消失，大概因爲異化的速度，追不上環境的變遷。

我們下一代的思想，一定與我們不同。這不同，就是異化。拚命去令我們下一代的思想，與我們一樣，是不可能的事，他們要面對的社會，不會和我們要面對的相同。

異化，阻止不了，也控制不來。

要停止異化，控制異化，有時可能是迫進步停止。而進步，絕不能停；一停，就死！

看破放下

金庸的書桌上，有六個字的座右銘：「看破、放下、自在。」

這是淡虛法師的話。朋友們都認爲這是很好的人生道理。

我們做人，天天追求甚麼？

有人認爲是追求快樂。

我從前也這樣想。

後來人漸漸成熟，才開始覺得，快樂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自由自在。

人能自由自在，就一切適意，雖然未必便是快樂，可是卻會比快樂更勝一籌。

因爲存在不必受環境左右，管他外面如何，我一樣自得。而人看不破放不下，就無法自在。心悶的人，不妨想想這話。

追夢

「明報」十二月廿六日有段特稿，寫香港尋夢者在花都失落，讀完了很有同情。但同時，對這羣青年的幼稚無知，卻也忍不住失笑。

香港青年，有部分有些不知如何養成的心態，以爲外國月亮一定圓，而這圓月，又是自己可以一伸手便擁入懷裏的。

那段特稿寫的主角，想學攝影，人於是隻身跑到花都。法文不懂，身上只有兩萬元，就想追法國夢。結果當然是令自己陷入困境。我不明白，這位青年，爲甚麼不先學好法文。再去法國。更不明白，爲甚麼要選法國去學攝影。夢人人有，但如此地追夢，只有……唉！

蝦毛自白

寫了一首歌，全世界人在讚。你卻忍不往面紅，因爲你自己知道作品的水平，達到哪裏。也不要說和貝多芬、莫扎特比，只和法蘭克斯黎、米素勒闊、亨利文仙萊比比好了，你就知道自己還是中學生啦，人家早就幾十個銜頭了。

人家說你寫得好過黃自，你不必沾沾自喜。黃自排在世界樂壇上，能數第幾名？唱得好過葉麗儀，也不必開心。你聽聽葉麗儀怎樣描述自己崇拜的歌星，你就會知道。

在水氹裏稱雄，沒有用。汪洋大海做巨鯨，那才是眞行。

而我們，有甚麼資格去深海遨遊？我們，游得再好，也不過是一滴污水裏的蝌蚪而已。憑這些雕蟲小技，就不可一世了？

所以，在下從小不滿意自己作品。永遠不會因爲是淺水中的蝦毛就以爲自己是巨龍。

不平衡心理

好嘢少人讚，醜事多人提。這是做人必然遇上的事。讚人，要勇氣，不是人人做得來。佩服別人，自己先就把位置放在人家下面了。但提人醜事，罵幾聲，那可不同！罵人，是我高於你，所以十分過癮的事，自己的自尊，肯定了不少啦！自卑趕出窗外了！

黃霑本來不大喜歡罵人，卻常常破口大罵！這種行爲，肯定與心理有關。所以有時別人罵我，我會偸笑。原來大家心理都不平衡，有毛病的不單在下一個。不過，罵人也分級數。理直氣壯的是高級；理曲氣壯的就是低級了。

黃霑心理不平衡，要罵人的時候，挑對象很小心，不找出事實與道理之前不開口。因爲常常妄想自己罵人也要罵得高級一些。不問情由，不看事實就亂罵一通，不但侮辱了自己，也令人家看自己不起，反而增加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罵人心得

罵人罵得多，有心得！今天在此公開。

罵的對象，必須挑選一番。不夠級數的，罵了也只會徒費氣力。最低限度，都找個比自己略低一級的人。當然，比自己高級很多的最好，不過此類對象，可遇不可求，難找得很。

罵的方法，自然應該小題大做。不過不是任何題目都可以大做的。陰聲細氣的罵，旁人看起來，會以爲你在耍花槍呢。所以題目做不起來的，不罵爲佳。

罵人的時候，也有竅門。

那一陣子，如果正是熱鬧非凡，喧聲震天，你還是忍一忍，留待較佳時候才破口大罵好。否則嗌破喉嚨，別人聽也聽不見，就嘥聲壞氣了。

喊破聲門，要吃多少川貝才補得好？

所以罵人，對象、方法、時候，無不講究。三者缺一，都不宜就罵，想罵人者，不可不知。

罵不死人

人是罵不死的，大家不可不知。

在下罵人的經驗不少，捱罵的經驗更多，但現在還活得蠻好。被我罵過的人，大概也活得不錯。顯見罵人捱罵，都沒有甚麼大不了。

有一次，在下無意中得罪了個頗有影響力的集團。集團的領導人，本是舊友，於是在下認爲不如息事寧人，道歉了事，可是那位先生不肯接受。

我就說：「如果我給你罵得死，我甘願收檔！我罵得死你，你也不必在香港混了。」

於是，黃霑棨馬等對方來攻。而集團佈告板上，竟然出現懸賞花紅。

但幾年過了，他沒死，黃霑亦照様淡水鮮蝦般棨棨跳。而一日，窄路相逢，大家見面，忽然相視而笑，因爲大家都同時發覺，原來對方沒有給自己罵死！

結果還是寂寞

有次在「舞照跳」的地方，問個識了十幾年的「媽媽生」，男人爲甚麼喜歡來這裏。

她想了想說：「多數爲了寂寞！」

「也有爲了他想做半夜皇帝的！」她跟着又補充。

想想答案，覺得很有道理。

想做半日皇帝，大概也因爲寂寞。

大都市，是最易令人寂寞的。每天見的人，大概都離不開了個「利」字，說的話都有保留，這樣生活得久了，難免不寂寞。

用錢去買笑臉的方法，很保險，一朵朵花都綻在面上了，醉眼看來，哪裏還有空去想寂寞？即使心底明知是假，有時也好過面對咽不下的眞，只要今晚大爺花得起，抽支烟都有人跪着打火呢，平日又有誰有這種享受了。想想，男人有時也眞可憐。處境不比陪着笑的人好多少，因爲結果大家還是寂寞。

大同而小異

從前，一塊肥皂，全家人通用。現在，單是洗頭水，就中性、油性、藥性的好幾種。

這世界的商品，正在走向個人化的路。在廿一世紀還未來臨之前，我們就會看見工業上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轉變。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是機器促成的。機器令成本降低，產品標準化，大量物質湧現。人的生活習慣，一陣子全部改變了。

與廿一世紀同來的大轉變，是電腦引出來的。因爲電腦進駐工業，機器越來越精密，於是產品的類別，從前不可能分得太細的，現在變得很容易了。一條工廠生產綫，一次過可以製造大致相同，而其中卻有迎合各種不同需要的細節相異產品。產品因此變得更個人化。

我們一方面因爲通訊發達，世界逐步走向大同。但在這大同中，每個人的小異，卻也不但保存，還變得更有價值、更重要。

知與行

知不難，行難。

所以中國佛家禪宗的學說，講頓悟，實在不無問題。因爲悟了之後，也未必可以由行動去完全貫徹，道理是懂得了，可是做不來，奈何？或曰：悟有層次，眞的大徹大悟，心就能控制行動，所以要貫徹也就不難。

不過，以我自己的經驗，卻眞的對此懷疑。

佛的理道，其實不難領悟，但懂了之後，是不是就眞的能「立地成佛」？以我看，還是要經歷過一大段艱苦的修持，才可以如此。要不明知故犯，絕不容易。世界上很多事，明知其錯，也往往不能自拔，心中道理是明白的，可是明白了又怎樣？

愛使人煩惱，這道理，「一」字般淺，可是淺又如何，能不愛嗎？所以，知是一回事，行又另一回事，禪宗把事說得太容易了。

死症

任何不爲大衆接受的事物，本身必有瑕疵。眞是高曲，未必和寡，水準高下，其實不應該由自己衡量。

不承認本身的瑕疵，只是不肯面對事實，一味堅持自己的標準才是標準，自然不行。

當然，有些事物走在時代前頭，於是一時間不爲人接受。不過，如果那些事物眞有價值，過了一段時期，自然必會被人發現。何況，走在時代前頭，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未必不是瑕疵。當全世界還在行，你卻在跑，又怎麼可以怪別人不懂欣賞？

所以，事物不爲人接受，首先應該自我檢討。

檢討的時候，最好從多幾個角度來看。自己的角度，在這時候，反而不再重要。細心對事物重新估計，重新衡量，才可以發現再進步的方針。

一味關住茅坑門自我欣賞，必是死症。

看不起自己

發財而不立品，眞是罪無可恕，因爲人如果生存已經不再受威脅，還不好好的去做個人，不但對不起社會，也對不起自己。

活下去，是做人的第一個責任，生存條件不夠，人類自然會做出種種違背本身天良的事。肚子餓，獸性自然而然的流露。連易子而食的事，也會發生。

但到生存再沒有問題，還處處做出人不應該做的事，那就罪不容誅。

我同情無以爲生而不擇手段的人。對他們，我是完全不忍苛責。無以爲生，不要說當妓女，連太監都要當，但儲夠了生存所需，還不努力跳出陷阱，就是自甘墮落。

有錢人而不立品的，絕對不少，對這些人，我非常鄙視。這些人連自己也看不起，怪不了別人。

虹

案前趕工作，一夜未眠，晨光透進窗內，回頭一看窗外，整個人渾身舒暢，完全忘記了疲累。窗外的港海，有兩道彩虹，那種令人心曠神怡的美，把我的腰瘦背倦，一下子趕走。

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長，這麼大的虹，而且不只一彎。在這一彎完美無缺的虹弧前邊，還有另一道半截的。朝陽從東方斜斜映射，美得難以言宣。

有衝動搖醒睡房在酣睡的人，讓她分享這美得可名狀的虹彩。

對着這兩道虹，口定目呆，心中思潮起伏。

宇宙的美，其實看之不盡。我們終日營營的人，却不懂得時時仰望天空，看看那造物爲我們安排的瑰麗。

放着這種令人心搖神盪的東西不看。

我們究竟忙甚麼？

逗人開心

王晶說，堅持逗觀衆開心。

能逗人開心，是天大好事。逗人開心的時候，自己難免也開心一番；這有如向人噴香水，噴得別人多，自己自然少不免也會香上一陣。

要逗人開心，絕不容易。即使做的是小丑，也要有點功夫才成，馬戲班中的小丑，往往是全團技術最高的人，否則哪會如此驚險惹笑？

而開心就是開心，哪有高級低級之分？差利踏着蕉皮，來了一個狗吃屎兼屁股朝天，實在好笑得很，你說他高級還是低級？而且口口聲聲高級的人，其實未必眞正高級。眞的說出個幽默笑話，他還聽不懂呢！所以王晶打正旗號曰：「逗觀衆開心」，我舉脚贊成。而且予以精神支持。

且讓大家開心去。這世界開心難得，何必理其他？

吃的快樂

快樂是坐在放滿熱水的浴缸吃雪糕。

是在風簫簫雨淅淅的寒夜喝熱紹興。

是在最窮的月底，有友人出錢，請你吃天九翅和三個頭鮑魚。

是在最有錢的月頭，躲在家裏吃炒青菜，吃白粥。

是在吃完熱烘烘的日本牛肉窩之後，一口氣盡一杯冰得令你整個胃要跳三跳的冷清酒。

是在涼沁沁的細沙上，喝熱辣辣的出爐咖啡。

是在熱得要上吊的炎夏，骨都骨都的把雪藏啤酒倒下喉嚨。

是在喝完了最貴陳年紅酒之後，發現那支紅酒，你剛才碰見的朋友，早已在他和你告別之前，就已經替你付了賬。

最快樂是在吃完了一大頓之後，打一個由漲滿了的胃衝出來的噎。

且學鴕鳥

不看港聞多日，發覺好處甚多。

耳根出奇的清靜，大有衆生攘攘，我獨優遊之慨。

原來做隻埋首沙丘的鴕鳥，也不無好處。至少這一陣子，有了片刻安寧，不必心煩氣躁，惶惶然不可終日。

如果命運是定了的，橫豎將來不過是死路一條，那又何妨在我有生餘日，盡享優遊？

如果將來會絕處逢生，那就更妙。

所以，不必嚇自己。

嚇自己，沒有好處。

認爲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的，自是不必驚恐，索性疊埋心水，找條一走了之的好路。明知走不了，避不過，逃不掉，那怕亦何用？

所以，且來學學鴕鳥吧！

何況，想要鴕鳥命的獵人，至今還未出現！

疏芙中年

未到中年，嚮往那「哀樂」境界，到了中年，發現樂多哀少，眞是得其所哉！不明白爲何前人老是以「哀樂中年」來形容這一人生階段？

人生中年，眞是金黃成熟期。心境比以前平和，却鬥志未失。實際了很多，但仍然時有幻想。成功也許未至，却亦在望。白髮有了幾根，却仍然耳聰目明。肚腩大而生殖器未小。腰瘦却還有點力，是有與無的交界，眞是過癮。

人生像男追求女。中年正是得而未得，未得而實有得的中間，望後無悔，因爲前已在望。望前也又急不及待，因爲實在已經唾手可得。

欲迎還拒，似拒還迎，此中的疏芙，筆墨難描。

所以，看見青春不羨慕，我已有過。

看見老成不妒忌，我明天就會一樣。

嚮往

很嚮往老的境界，白髮斑斑的下面，是超然的睿智，少壯時的一切，只是淡淡回憶。來日無多，却一天一天細細咀嚼。看朶路旁野花，仍忍不住凝眸，對生命的璀燦，只是無窮珍惜與欣賞。從前的風波，只剩淺淺心眼；曾經刻骨銘心的愛愛恨恨，此際彷彿是別人故事。望着靑春世界微笑着，安心而安分地做個旁觀者，再不營營。在自己前面的路，已見末端拖着緩緩脚步，一步步向前。背雖然彎着，肩膊上的重擔却也卸了下來，自由自在的在享受人生最後的一段短路。那該是個多麼公平和謐淡的世界，所有極端，收來眼底，都變平平。無事想做，也無事可做，因爲實在已經事事無關。僥倖如果有個老伴參扶，就享受手上傳過來的微溫，沒有伴，就一個人自處，獨而不孤，掌握着生命與自然的眞諦，悠然步向生命盡頭。

第二輯：

文學教曉了我幻想

——想作品好，眞情實感重要得很。

謝謝文學

從沒有後悔在校的時候，選文學來唸。因爲自覺精神領域，讓中外前賢的文學作品，擴闊了許多，令我生命的姿采，增添不少。

現在的我，加數常常加錯，機器紛紛讓我弄壞。化學方程式只記得KIS式是二硫碘化鉀。但是我仍很開心，絕不以自己是科學白痴而自卑。

文學教曉了我幻想，令我在沒有發現任何確切科學證據之前，相信有UFO；相信有外星人；相信男女兩情相悅不止於生理需要；相信古人的武功，可以飛簷走壁；相信有人會「六脈神劍」與「凌波微步」的功夫；相信人有命運，相信種善因會有善果，害人必有報應；相信人有靈魂，這世界有鬼……

未必養性

「文藝可以養性」，報上有大字標題。

這是老調兒了！但這老調，其實不太正確。

一切藝術，只是美的追求。

美不等如眞，也未必善，更未必可以養性。說美能養性，只說出了一部分事實。

世人愛美，於是爲美添上了很多無關的好處。甚麼「陶冶性情」啦，甚麼「令人品味高尚」啦等等一大堆，其實看深一層，都沒有甚麼道理。從事藝術的人，有不少性情人格，卻多非議之處。但世人一句「藝術家脾氣」，就把種種醜惡原諒了。對美的追求，不妨鼓勵；可是說藝術可以養性，卻委實與眞相不太相符。

再談養性

所謂「養性」，要養的是甚麼？我認爲，應該養「善」。把人本身的惡去盡，把善努力發揮，才算得是養性。國人談事情，有很多時候思路不清。一大堆名詞衝口而出，名詞的實在含義，往往不加深究。因此，一談藝術，「眞，善，美」之類的概念，就會不加思索的聯在一起了。其實，藝術向來少眞，也未必是善。藝術，只是美的追求而已。

而美的追求，是否便可以令人培養善性？

我看未必。追求美，可以用最醜惡、最虛僞的手段，與善不但無關，有時還會與之背道而馳。

避難之門

越忙的時候，越想看書。從前對自己這種行爲，很不了解，到最近，才開始明白。原來書對我，是最好的逃避：腦逃避，身逃避，心逃避。

一書在手，探索的是別人的世界，於是，自己的世界，暫時置諸腦後。腦開始休息，身開始休息，心開始休息。

不是說腦與身心不動。但動的方向，不再環繞着纏身的工作，於是感覺全不一樣。

人鬆弛，心閒氣定，逃出了困我的牢籠。

所以，若沒有書，我便不能活。

可能，此生對我的最大懲罰，是不讓我一卷在手。

可是，我到底幸運，這懲罰至今未來過。天從未絕我。

想要逃避，書的門就納我進來。

投入生活去

我愛書，只因爲我喜歡知識。不過，書絕不是知識唯一的來源。

很多沒有讀過甚麼書的人，不但知識比我們讀過幾本書的人多，而且智慧、識見也比我們高。

不求知的人，難以進步。但求知，卻不一定要靠書本。知識的根源，來自生活，書是傳播知識的一條好路。但不是唯一的路。

創辦「東方日報」的馬先生，沒有讀過甚麼書。但「東方日報」的成績，全港有目共覩。而馬先生知識之豐，是我朋友之中前三名。

他的豐富知識，完全來自生活。

何賢先生，也沒有讀過甚麼書。但世情的練達，待人處事的胸襟之闊，大勝我所認識的任何一位飽讀詩書的人。所以，要求知，如果你不愛讀書，就投入生活去吧。

眞情實感

有年青人問：怎樣會寫得出好東西。

想了好幾天才回答他。

我說：「把心中的眞實感受傾瀉出來，讓文字把每縷感情如實地刻劃，那你的東西一定會好！」

然後，我不停地反覆印證我這結論，拿自己的作品成果、前輩的大師們的作品功力分析，似乎到目前爲止，這理論仍然站得住腳。

好的東西？甚麼叫好？

動人就是好。

動人是喚得起共鳴，令讀者的心，在看你文字的時候，能兩者印在一起。

「秋風秋雨愁煞人」，很顯淺的七個字。但你一讀就黯然。因爲秋瑾女士寫這句詞那時候的心情，藉這幾個字，和你的心搭上了。不同時空的人，心靈竟然交接。所以焉能不好？因此，想作品好，眞情實感重要得很。

只見斑點

比我們後半輩的寫作人，似乎有種相同偏愛：他們只喜歡描述一點一滴的東西。

這東西可能是一刹那的感情，也可能是一秒鐘的感覺。更可能只是一個眼神，一句說話……

這偏愛並無不妥，具代表性的一斑，有時是不錯可以令人猜到全豹。

但一味只顧一斑，而從不理會全豹，而且蔚然成風，就會令看的人覺得十分乏味。

何況，這從一粒沙見宇宙的功夫，很難煉得好。沒有這種功夫，便去寫粒沙，讀友會悶得呵欠不停。因爲對我們這類普通人來說，沙就是沙，微不足道兼不感興趣。你再努力描寫，也是枉然。

創作

讀友何自榮先生來函，要我學例以明創作如何將不同元素組合形成新貌，恭敬不如從命。

從前外國沒有自來水筆，只有削尖了一端的羽毛和墨水。發明家在筆筒內放了個小泵，加了條簡單的掀桿與操作長塊，做成了墨水筆。這便是把不同的創作元素，組合在一起，令其關係改變，形成了新貌，創造了新的用途。寫東西，也是把字與字的關係，重新編排來表達出新的意思，新的情感。

創作樂曲旋律，用的全是那幾個音，只是音與音的關係重新編排而已。排得與別不同，而聽起來又悅耳，就是好的音樂創作。拙作「舊夢不須記」首句，是把中國民謠「水仙花」第一句縮短了最末的兩音，再把高音DO，改低半度成TI，於是就做成了一句相當動聽的起句，在「晚風」之前，成爲拙作中最流行的中國味道流行歌。

需要新血

寫歌絕對不難。寫篇散文，至少要從三四千個中國字裏面去挑出適用的來據爲己有。寫歌嗎？用來用去，十二個音而已。

從前，寫歌的人，用的和聲，很注重進行順暢。但現在，人類的耳朵習慣，已有改變，很多新異的和聲進行，都可以接受。束縛於是更少了，寫歌更容易。

何況流行曲一般常用的十六句四段體，和中國作文章的常用「起承轉結」方法，不謀而合，將十六句四段，在十二個音左右來回往復，一首不錯的歌就此寫成，幾乎毫不費力。

所以，我常常勸有興趣的友人試試寫歌，即使他們的樂理不大靈光，也請他們不要怕。

寫歌，現在已經算收入不錯的，已經可以養妻活兒，因此更應該試試。而我們香港樂壇，也實在需要新血。

必須小心

寫流行曲，非俗不可。追求雅的人，不必寫流行曲。不過俗有通俗與庸俗的分別，求俗的不可不察。一旦求俗求得過分，求來庸俗，羣衆就會覺得你「俗不可耐」，歌就不會流行。

有人論香港流行曲，要求雅俗共賞。理想甚高，可惜難切實際，流行的東西，以羣衆爲對象，所以不必雅。因爲羣衆雅的極少。

而雅與俗，標準亦甚難定。文人嫖妓，幹的還是那事兒，但一見於筆下，就要說那是風流風雅，文過飾非而已，「詩經」中國風，全是俗東西，可是時間一過，就雅得進了廟堂受人供奉呢。

林振强詞

林振强的歌詞，好在哪裏？

好在眞情實感。

林振強是個非常現代的香港人。他中國書讀得不多，但中文卻極流暢，單是語文運用方面，便全無老氣，而極富現代感。

這方面，丟棄不了中國古書包袱的，就自嘆不如。

他這人雖然木訥。但心內的感情，却是又豐富又複雜。

平日人們看見的林振強，只是冰火山上的小尖，表面以下的東西，不但深、大，而且還似火般燙熱。

「笛子姑娘」爲甚麼感人？

因爲這首歌是寫給他妹妹雁妮的。雁妮那時患了癌症，不久於人世。林振強向公司討了一個月假，親身去服侍她。我們未必人人知道這歌的背景，但聽「笛子姑娘」，鮮有不受感動。林振強作品，就是好在這裏。

笠翁曲論

每次讀李笠翁的「閒情偶寄」，都有心中話讓他說盡了的感覺。

笠翁是中國有曲以來最好的理論家。他實在深明按曲填詞之道，是個大會家，所以說出來的話，實際得很，和一般單從文字出發，不懂音樂的所謂「曲論家」，實在勝出不知有多少。

笠翁是明朝清初人，但筆下所說的「曲病」，今人仍不時會犯上。因此在下常常推薦他的書與現役詞人，更不時對行家說：「要填詞進步，請讀笠翁著作。」「閒情偶寄」，坊間唾手可得。既收了在中國戲劇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也自有單行本。有志於填曲的人，不可不讀。

有助創作

李笠翁「閒情偶寄」的曲論，不但是很好的塡詞理論，也是很好的創作理論。他是個敢於批評傳統的大家，曾有「聖人千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況其他乎」的話，來批判元人曲作，謂「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二」，半點也不客氣。他寫曲詞，力主顯淺，說「有今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眞是的論。但他也不是主張淺入淺出、淡然如水的作詞法，故有「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的說法。「深入淺出」，其實是創作正路，也不單是寫歌才要如此，所以從事創作的人多讀李笠翁書，也有幫助。

也說十八本

粵劇的江湖十八本，其中有幾本失了傳。

治粵劇史的人，紛紛搜索這失了傳的幾本劇目，可是多人多年努力的結果，仍然考證不出甚麼來。

這在粵劇史觀點來看，十分可惜，可是從粵劇藝術來看，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東西失傳，原因不少。但名爲「江湖十八本」的戲，竟然也失傳，其中可能另有一因。那是因爲戲不受歡迎，久久不演，所以才會湮沒無聞。

受歡迎的戲，人人記得，早已活在演的人與看的人心中，絕不會失傳的。

而其實「江湖十八本」，即使劇本完整，今時今日，也未必有一演的價值。戲劇反映人生，與時代一起同步。因時代改變而失傳，是戲已經不適合觀衆需要了。

不能學腔

最反對粵劇新秀們像臨帖一樣的學前輩唱腔，但此風盛行之極，反也反不來。紅綫女、馬師曾、任劍輝、白雪仙、芳艷芬、新馬師曾、何非凡諸賢，在唱梆黃的時候，都各有各的唱法，將傳統的旋律，加上個人的獨特變化演繹。而這種演繹，一方面爲了發揮了自己個人的特長，另一方面也爲了掩飾個人聲綫上的缺點。現在的新秀，不知怎樣，似乎卻不明白這道理，所以一味追求形似，「女腔」「馬腔」等一大堆，不學前輩唱功，而只學唱腔，實在捨本逐末得很。狂學師傅的形而不得其神，永遠只有在她師傅背後的份兒。

徒費氣力

梁無相學新馬師曾，黎文所學何非凡，劉克宣學馬師曾，結果怎麼樣？肯定在唱腔方面，都沒有超越所學對象的成就半步。

其中原因，說出來十分簡單，因爲他們學錯了東西。新馬腔，只適合鄧永祥先生自己。凡腔，也只合凡哥。新秀學前賢，該學前賢的唱功和唱法，不是學他們的唱腔。沒有新馬師曾的天賦，你怎麼樣唱新馬腔也不會好。梁無相本身嗓子甚佳，如果能自己創出梁腔來，該有成就，但梁女士走錯了路，結果努力多年，仍然只是「假新馬」。其他嗓子天賦沒有梁女士好的連「假」字也攀不到，徒費氣力，結果一事無成。

國樂節奏

在此地作「香港中樂團」客座指揮的以色列指揮家朗尼歷基斯批評中國音樂，說國樂旋律優美，但欠缺明顯節奏感，這是的評。

不過中國音樂，節奏呆滯，只是中國的音樂家不發掘中國民間節奏的緣故。我們民間，其實有很多非常巧妙繁複的節奏，留存在各種各式的民間舞樂裏。別省不知，單是廣東，就有兩種節奏，極堪玩味。

一是舞獅的鼓，一是粵曲的板。

南獅的鼓，節奏强而切分多，實在百聽不厭。粵曲的板，本來簡單，但掌板一加上個人演奏技巧，就成十分繁複的節奏，令人頭搖身盪，過癮得很。

意義

純音樂本身並無意義，一個音跟着一個音奏出來，本來只應有動聽悅耳的效果而已，不會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但我們有時聽一段純音樂，卻會有所感觸，覺得樂音的編排，有其特殊的情感。

爲甚麼會如此？

這是因爲我們一向習慣了已往樂音進行的常見規律，一旦這規律不同平常，新意就出來了。而樂音的長短，節奏的快慢，也會令我們感受不同，雖然這感受相當抽象，但卻不乏共通的地方，慢的歌，比較幽怨，宜於抒情，快的歌，就會有歡暢激昂的感覺。

另外，樂手的演繹也是令歌曲有生命的原因，高明的樂手，會通過樂器的音色控制，抒發出自己的感情，演奏者心中感覺，往往就此通過樂音到達我們心中，音樂因此由沒有意義變成有意思，令我們心隨之動。

聖誕音樂

聖誕音樂，永遠爲我帶來心中暖洋洋的感覺。「平安夜」起句的簡單旋律一進耳鼓，歡樂氣氛就已從心底沁了出來。也許這只是回憶作祟，而回憶，通常會爲一切事物抹上胭脂。即使是淡淡的一抹嫣紅，卻也把已往的痛苦輕輕蓋去。

聖誕是基督徒的節日，也是徹頭徹尾的舶來品，但香港市民，是只要有藉口尋歡，倒也不理會是中是洋，是基督抑是佛祖，所以慶祝聖誕，不遺餘力。

近年來，一切節目看淡，聖誕狂歡是久違了，可是卻熱衷聽聖誕歌。去年，傻勁大發，一口氣買下十多張聖誕音樂唱片，連VENTURES那隊非常過時的結他隊舊碟，也一古腦兒買下，在家開大唱機，一聽聽了多天。而歡樂竟也因此在心底泛濫，是我多年來一個最愜意的聖誕，此際憶起，樂聲仍在心底縈廻。

纏綿往復

我常常認爲，音樂的妙處，很多時候，文字無法形容。

不過，有時卻有例外。

像古人形容樂句「纏綿往復」，就是一例。

甚麼音樂是「纏綿」的？

那些在幾個接近的音符上蕩來蕩去的樂句就是。因爲音符一接近，在聽覺上，就會予人以親切親近的感覺。所以樂句用的音符，如果只在幾個鄰近音符上來來去去，「纏綿往復」的味道就會從聲音裏沁出來。

另一個例子就是用「如泣如訴」來形容管絃之聲。吹奏得好的管樂和絃樂，眞像人在低訴，在飲泣，令人茫然腸斷，黯然神往。

快歌慢奏

簡而清說到澳洲民歌「跳華爾滋的瑪陶達」，提及了用這首歌作主題曲的反核電影「和平萬歲」。讀着清兄文字，那電影彷彿重現眼前。

這首民歌，歌詞內容本來悲苦，可是卻哀而不傷，旋律竟然跳躍得有點喜氣洋洋，我一向深深喜愛。一般人演奏此曲，節奏爽快。「和平萬歲」裏面，初用此曲，是酒吧中場面，衆人在等候核子塵飄到墨爾砵，只得狂歌當哭。起初節奏爽朗，突然有人將旋律轉慢，於是此曲變成了哀歌，歌詞的凄怨，至此表露無遺。

從此領悟了音樂的節奏竅門。原來快歌慢奏，情感完全不同，凄怨只因聲聲慢。

太多

一切寫作，其實都是文字遊戲。

把文字串來串去，來表達出意思來，就此而已。

只是文字技巧好，而言中無物，充其量，也只是好的文字匠，不能說是好的作家。

好作家，除了文字技巧運用得熟之外，必須有創意，一天到晚在文字中打滾的，永遠不會成爲大師。

能當大師，必須有創見才行。

作家而不創作，那是甚麼作家？

當然，連文字技巧也把握不了的，只是寫作學徒罷了。

今天寫這篇文字的原因，是覺得香港報刊上，太多寫作學徒作品，太多文字匠作品，而太少有創見的好作品。

因爲香港太多文字遊戲，而太少創意，所以，香港少文學。

廣告危機

這幾年，香港廣告界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技巧進步，創意退步。電視箱中所見，是七彩繽紛的畫面，巧妙的鏡頭運作，但創意呢?用顯微鏡去找也找不到。全部是拆下來不餘片瓦的七寶樓台，眩人耳目，卻全沒有中心骨架。

不知道爲甚麼會有這現象。只知道這現象十分不好。因爲等於創作水平下降，而廣告沒有了創意，只靠技巧，那何必要創作人材，單靠有功力的製作人材就成了。

我不希望這現象持續。因爲如果這現象繼續下去，香港廣告界等於自尋死路。而我絕不希望廣告行業衰退!

創意少，或者是因爲創作人材懶。

也有可能是廣告客戶，因爲經濟衰退，變得小心翼翼，只求因循，而不敢冒險。但其實因循，有時比不冒險還危險得多。

廣告哲學

我常常聽一些廣告人大談廣告哲學，說得天花亂墜，煞有介事得很。

要廣告哲學談得頭頭事道，是很容易的事。寫成個賣得出產品的廣告才難。

這一陣子的廣告人，開口閉口都在說「市場定位」「心理資料」等等一大堆空泛但動聽的名詞。不少客戶，居然被這些名詞嚇倒了，以爲這些人理論十足，一定是飽學之士。

誰知要用這些大名詞來吹吹牛皮，只需買本書來啃一兩天，馬上就可以口若懸河，一瀉千里。

而且不必買甚麼深奧的經典。一本「如何用廣告術語吹牛」的薄薄小册子，就已經洋洋大觀，用之不竭。

一切廣告，成功與否，不看其理論如何，只看做了出來的成果。顧客看的是廣告，你的理論，他才不管。哲學云乎哉，搵老襯而已。

即興完蛋

八哥在他報的「浮生八記」談到「即興司儀」，說這種視現場反應而臨時說台詞的摩登堂倌，理應收檔；說出在下心中感受。

在下從中學開始便站在台板上，面對台下，一向少唸預先擬定台詞。不是心中沒有稿，而是心中的稿，對我來說，只是個定方向的地圖。方向不違，但路如何走，就視當前環境決定。

十多年來，這種即興作堂倌的方法都行得通。然後，電視突飛猛進，進入了企業化年代，一切節目細節，全有各類專人負責，台詞每個字，都有人擬定。這是好的一步，但卻令即興幾乎減至沒有。於是，在下意興闌珊，頻興掛靴之想。

爲何不抓

中國人玩魔術，論技巧，全世界一流。

但中國魔術，從來少好看的。

爲甚麼？

因爲缺乏了編排。

沒有作去蕪存菁的功夫，懂的東西，全抖出來，於是又長又多，再好也悶死人。

外國人不同，他們的魔術，技巧不怎麼，但編排得好，製作極視聽之娛。不要說頂尖兒人物的「齊拉菲與萊」，有時巴黎「麗都」或拉斯維加斯的一人表演，卻也就娛樂性豐富得不得了。

有好技巧，再加好編排，中國魔術不稱雄世界才怪，而這編排功夫值得抓一抓。大陸魔術，極欠娛樂呢！

筆的力量

我現在明白了那些初學搖筆桿的人，爲甚麼那麼不可一世，沾沾自喜。因爲他們誤解了筆的力量。以爲「筆能殺人」。

筆不錯能殺人。但殺人的筆，絕不是文人的筆。

無知小兒，以爲筆可以殺人，因此一筆在手，馬上權威得很，有看不順眼的，就不問情由，不分皂白亂舞一通。不知道文人的筆，殺不得人。

文人馬君武，當年不知事實，寫了首詩誣揑幾位小姐。但幾十年過後，幾位小姐非但沒有讓馬君武的筆殺死，反而馬君武的人格，永遠存了汚點。

文人的筆，殺不死人。

反之，文人因爲筆而被人殺死的不少。

初學執筆的人，而迷信筆的力量，此生休矣。想殺人，執筆無用，去學燒槍，和用西瓜刀吧！

文責

文人無論下筆時如何小心，有時也往往難免誤引錯誤資料。但一旦發現出錯之後，就要公開承認，並設法改正。錯而不認，不配爲人。認了錯，面子不會好過。但不好過，也該認的。這是做人處事，追求眞理的應有態度。當自己文字，誤損別人，更應及時澄淸，否則怎麼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奇怪的是，文人往往在責人的時候，良心泛濫，但一要責己，良心就突然失踪了。

或者，人人都如是，不獨文人方會這樣。但文章寫了出來，連文責都不肯自負，這算甚麼？而所謂負文責，至少該包括認錯更正在內吧？

別說人錯

和「每日一字」主持人林佐瀚學長茶敘閒聊，他轉述了饒宗頤老師的一句話：「千萬不要說別人錯。」這話令我頓開茅塞，多年來環繞我心中無法解決的粵音正讀問題，一掃而空。

粵音讀法，要尋正讀甚難。因爲實在不知從何尋起。黃錫凌的「粵音韻彙」是目前所見最具權威的書，但其中有些讀法，還是有可以商榷的餘地。何況，語言是有生命的，變化無窮。古音經過了一段時期，就會隨俗而變。我們自然是能改正就改正，但已經「積非成是」的，有時亦無法力挽狂瀾，只好隨俗了事，不再多費唇舌。因爲費了仍是白費，改無可改，就只好由之。

跨竈甚解

昨天丟了個書包，用上了個「跨竈兒」的詞，然後對這詞發生疑問，慌忙查書。發現原來這個說子勝父的典故，竟然有四個不同解釋。

一個認爲，跨竈隱諭跨釜。因爲竈必有釜，而釜與父是諧音。

另一說就認爲馬前蹄有兩個空的地方，這地方稱爲竈門，而好馬後蹄足印，必在前蹄之前，所以子能勝父，就叫跨竈。

第三說謂竈是馬的足跡。老馬路跑得不遠，艮駒足跡，往往行越老馬，所以用來形容兒子青出於藍。

第四說，認爲馬櫪就是竈。馬一生下來就越過馬櫪的，必非凡馬。

除了第四說有點胡說八道，其他三個，都有點道理，眞是莫衷一是。

所以讀書求甚解很難，有時我們怪不得五柳先生。

中國字

秋天的心，是愁。

受了的心，是愛。

中國字不但字形象形，概念也形象化得很，眞叫人一看而生無窮玄想。一邊是精神上的，另一邊是物質上的，「示」加「一口田」，不是福是甚麼？靈也滿足！慾也滿足！不是福是甚麼？

所以沒有辦法不愛中國文化，那麼豐富的祖先遺產，誰捨得丢掉？

有時往往看着一個中國字，就可以發上半天獃。秋天的心，是甚麼顏色的？是那褪色的金黃被那暗灰佔據的無可奈何凄艷？還是像整座楓林那樣在大自然懷抱裏淌血？或者是那天空中飄過的蒼白？

受心是愛，心受是愛。與心有關，與受有關？心中的感受又是甚麼顏色的？

福，該是一縷炊烟直上天庭的歸田園居翠綠圖吧。

大千書

我很喜歡大千居士的書法，但每次和「會家」們談起，都給人說：「你的口味怪！」

論筆力，我敢說大千筆下，字字千鈞。而字型的別致，更是另闢蹊徑；前人的規模，無法約束，然而卻又是筆筆法度嚴謹。氣韻生動之中，其實別具準繩，十分耐看。俗眼固能欣賞，書家亦應嘆服。但奇怪的是，愛他的字者，竟遠不如愛他的畫人多。或許衝破傳統的事，批評家都免不了要「另眼相看」。所以張大千的字，就讓他的畫掩去了光芒。

其實大千的畫風，也曾數度衝破傳統，但他的傳統筆法，早年成就輝煌，人人看得出蛻變來，所以沒有人敢說甚麼。

而書法，他一早就致力於「離經叛道」，到後來，自成一家，圓融自如，也依然少人稱讚。

有寶而世人不以爲寶，可惜！

很不公平

全界人都說張大千的畫好。

張大千的畫，的確好。

但所謂「南張北溥」，實在是有宣傳成分在。因爲論全部近代中國畫家的畫，未必南方最好張大千，北方最好溥心畬。揭槊這四個字，肯定是宣傳高手傑作。宣傳沒有任何害處。藝術家一樣要吃飯，不宣傳，畫誰來買？所以，沒有人批評過這四個字。而也不見得，有了這四個字之後，其他好畫家的傑作，就賣不出去。

當然，如果老兄自己不喜歡宣傳，沒有問題，大可不宣傳。但自己一方面拚命想盡方法宣傳，而另一方面又大事抨擊別人宣傳，那就很不公平了。

思考

我們的學校教育，太注重灌輸知識，太不注意教導青年人思考。知識的吸收，其實不難，我們張開眼睛看世界，稍下功夫，就會積累知識。可是有知識，並不等如會思考。博學强記，但思考能力奇劣的人，比比皆是。沒有思考能力，一切等於零，因為知識再廣博，也不能運用。不能運用知識的人，彷似在家中暗角收藏巨資而生性吝嗇。空有資財，不能運用，實際上與窮人無異。

思考是唯一能令人類進步、生活變好的方法。全世界的前途，實在繫於人類的思考能力。

我們的教育制度，竟然不注重思考訓練，其實是捨本逐末。避難就易，是對我們的下一代不負責任。想我們的世界有好的將來，現存的教育方法，不能不大事檢討。

擘大口

指着電影廣告問年輕同事：「誰是廖仲愷？」人人瞠目結舌。

我們這一輩的人，對自己國家的近代歷史，有一片空白。其實怪不了我們，因爲學校教中國歷史，課程只教到「鴉片戰爭」。其實，「鴉片戰爭」也有不成文的豁免，會考題目，永遠不出與這段歷史有關的問題，所以有些學校，根本就連這幾課，也乾脆不教。我們讀中學的時候，情形就是這樣。想補充這一段空白，只能靠自己。而靠自己也不易，因爲信史幾乎沒有。海峽兩岸有的是資料，但這些資料幾乎必定有所偏袒。那些回憶錄之類散見各雜誌的文字，文過飾非的例子不少。所以想從這些資料找出史實，要下一番十分繁複的考證功夫。這一代的年輕人，誰會花時間做這些事？所以對民國大人物，一概DON'T KNOW！

的士高

孔言兄「生活小唱」七月二十六日談及西環飲茶遇見幾位男女教師，其中有位女老師齒及日前拙文，說在下教兒女，是「上樑不正下樑歪」。

而在下不過是和兒子上的士高而已，竟就兩代都歪起來了？

那位女教師，不知道有沒有上過的士高？

如果沒有，在下勸她快快去觀光一下。

因爲年輕人喜歡去的地方，自己沒有去過，一定和年輕人甚有隔膜。

身爲教師而不明白青年心態，恐怕沒有甚麼好處。

黃霑其實不大喜歡去的士高，音樂太吵，人太多，不對胃口，但是，我卻絕不因爲的士高不合我口味，就禁止我兒女去。

青年人喜歡偶然去的士高跳一下舞，有何壞處？反而，不知的士高爲何物的老師，未必就是好老師呢。

屎尿屁

為小孩子講笑話，最收效果的是甚麼？

是與屎尿屁有關的。可以說，屎尿屁一出，小孩必然嘻哈大笑，屢試不爽。

為甚麼會這樣？

拉屎痾尿放屁，其實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每人每日，鮮有未做過此事。而一肚子屎，暢順而下，嘩啦嘩啦的脫離大腸，逸出肛門，那感覺實在十分舒服。

痾尿亦然。

膀胱漲滿之際，忽然體內的阿蒙尼亞液體，找到孔道，來次「子曰：必也射乎」，那種過癮，有時筆墨難以形容。肚中之氣，霹靂拍勒的有如裂帛，在人體後門來個奪門而出，嘩！舒服晒！

小孩子都很享受這種令身體舒暢輕鬆的感受，不過大人因為屎尿屁各有異味，所以常有禁忌，令小孩們等閒不敢宣之於口。而一旦有成年人敢公開衝破禁忌說起笑話來，他們就樂！

童謠

在下一直認爲童謠不簡單，內容絕不是和路迪士尼式的世界。這論調，一向沒有太多支持者。昨天讀到了倫敦路透社的電訊，知道英國的民俗專家伊利斯也說童謠內大有文章，十分高興，因爲證明自己沒有冤枉了「天眞無邪」的孩子。

童謠內容，有暴力，有性，也有骯髒東西。「人之初，性本善」云云，只是仁而不智迂頭腦裏的想當然世界。如果我們睜開眼切切實實的看看兒童世界，就會知道兒童的劣根性，絕不比成年人少。

卡通片的貓和老鼠，暴力一點不少，而且暴力得瘋狂。

但這種暴力，我認爲是好的，因爲剛好爲天眞而有邪的兒童，提供了宣洩邪氣的孔道。心中的劣根性找到出路，現實生活裏，他們的暴戾反而會減少。

正視事實

童謠中甚多暴力。英國小孩琅琅上口的「三隻盲老鼠」就是一例。盲老鼠已是可憐，但還要讓農人之妻用割肉刀，一刀斬斷尾巴，眞是觸目驚心，但兒童們極愛此曲，覺得這是很好笑的怪事。這種眞眞正正反映出人類劣根性的兒童心理，我們應該仔細研究了解，而設法予以疏導。看有暴力的漫畫，其實是疏導了這種人類本眞劣根性的好方法。兒童看得過癮，在現實生活裏，暴力行爲反而會因之減少。這絕不是黃霑怪論。

現代兒童心理學家的新方法，常常勸成年人正視這些事實上存在的心理，而不是逃避現實去騙小孩。

「不文集」與青年

黃霑的「不文集」，黃霑的大兒子絕對看過，因爲老竇的書剛出版，馬上就送兒子一本。

但我不鼓勵別的青年人看！記得「不文集」剛出版，就在這裏公開宣稱，叫青年人不要買，因爲他們的學校當局，可能不喜歡同學人人傳閱不文笑話。雖然，我知道「不文集」擁躉，有不少是教師。

但學校當局的道德標準，有很多時候，一分爲二。

黃霑在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間，當過中學教師，所以對於教育界的事，知道一二。

因此，別人的兒女，我不鼓勵他們看「不文集」。對自己兒女，我認爲如果他們肯看，就讓他們看。看不文笑話沒有甚麼大不了，也不見得看完「不文集」就會道德標準低下。外表一本正經的人，肯定不會個個盡是君子！

騙人文字

很多人有誤解，認爲白紙黑字印出來的，必屬事實。其實用文字騙人的事，自從倉頡以來都未嘗少過。所以想從文字資料找出事實來，非先下明辨功夫不可。否則以訛傳訛，死得人多。

執筆爲文的人，即使記載事實，也往往只憑片面印象。而這片面印象，一定會以偏概全。在今天文字資料如汗牛充棟的年代，把一切文字，都列爲可信，必定害苦自己。

「我思故我在」，是治學首要第一功。不事事存疑，小心求證，學問無法有成。

最近幾年，翻過不少粵劇史資料，發覺從前人人奉爲圭臬的東西，存在不少問題，拿去請教有關人士，竟一口咬定問題不存在。

石人教我的

石人先生硬把徒弟叫老弟，說只對黃霑說過兩句話而已。

其實他教我的東西多着，只是老師自己忘了。

多年前，和他在小輪上偶遇，就在短短的十分鐘橫渡港海的旅程上，他教了我個人人可學的治學方法。

這方法簡單之極。就是把從報刋上自己喜歡的文字剪存下來，分門別類的貼在資料簿上，有空拿出來看看，日久有功，學養就自然升級。後來，我在他編的報紙上寫稿，他為我起了個很好的欄名：「沾沾自喜集」。那時黃霑年少氣盛，很喜歡罵人，心想這樣的欄，豈非只讚無彈？於是心中頗有遲疑，以之為問。

他說：「傻仔，你可以笑着罵！」

這句話，影響我文字風格至今。我從這類「黃派文字」上賺過不少銅鈿，其實全拜他所賜。

字如其人

字怎麼會如其人的？

奇怪，原來眞會的。

看自己的字就知道。

在下自創的黃派書法，筆筆起稜突角，的確是一如其人，絕不圓滑，拱手踢腳，有如惡霸流氓。

因此看別人的字，就去想像那人的性格，蘇東坡，難怪是個樂觀派心廣體胖的胖子。「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雖有辛酸，但係亦有灑脫的豪邁。

齊白石的字，有泥土味，拙得可愛。

但拙而不笨，不是眞的木匠，是很懂要錢的藝術家。然後想，沈尹默應該是個書生，那書卷氣，字裏自然就流露了出來。

吳昌碩又會是怎樣的人？

馮康侯先生呢？

唯一字不如其人的是林燕妮，沒有一筆與其眞人相似。

文酒錢

蔡瀾說：「賣文不夠買酒錢。」那是略有文藝式誇張，香港稿費，這幾年已經到稍爲合理程度了。當然也還有不合理的，不過，倒也是合理的多，不合理的少。

想賣文賣至可以到夜總會買酒程度，非不可能，只是卻不是像瀾兄霑弟那種寫法，要像石人老師和倪匡大哥那樣才成。

蔡瀾和我，寫稿都不能算專業；一不專業，就不能要求專業酬報。

何況，寫得少，收入自然也少。

我也曾想過，到一天我從廣告行業退休，如果我還有人要的話，就改行做專業寫稿人，天天寫他四五個鐘頭，夠生活之餘，大概還可以一個月上一次夜總會的。

不過，眞要喝酒，不必上夜總會，陳年佳釀，稿費還是可以一個月買三五瓶的。

實惠得多

報上有劉兆銘接受訪問對記者說的話：「如果演戲與舞蹈任擇其一，我仍然是選擇自己最鍾愛的舞蹈！」

這是眞正藝術家的可貴，也是眞正藝術家的可悲處。

劉兆銘是一流舞蹈家，當年赴法，大受雷里耶夫欣賞。但一個超卓的藝術家，受另一個超卓藝術家欣賞，除了有高山流水，伯牙鍾期的心靈安慰之外，其他就一切不管用。

所以劉兆銘還是在演戲。

演戲不但可以賺買麵包的銅鈿，還可以受到數百萬觀衆的賞識，比起只受同行讚譽，實惠得多了。

第三輯：

香港萬歲

——香港人，前途在我們手裏！

共餓

蘇聯今年（按：指一九八四年）穀物收成，又比預期少了七千萬噸，沒有辦法，只好再向外買糧。經濟學家們估計，今年，起碼要向外國購五千萬噸糧，才可以勉强過關。

這是過去幾年來，一直無法避免的事。這位共產主義老大哥，實行共產主義這麼多年，始終搞不好國家經濟。

原因何在？

原因其實簡單得很。

共產主義老祖馬克思，根本不懂經濟，所以當年計錯數，以致信徒們全被誤導，均富變成均貧，共產變成捱餓代名詞。

資本主義，有很多缺點，但至少有令人奮發的優點，所以經濟不必甚麼政府輔助，自自然然就會蓬勃。

比較起來，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縱有委屈，縱有不公平情况存在，肚子還是飽的多，餓的少，不像死抱共產主義政府，人民個個空着肚皮，共餓！

善在何方？

炸彈差些取了英國女首相的性命，機關槍又擊斃了印度女總理！兩宗暗殺事件，都與宗教有關連。

不知愛爾蘭革命軍看的那本聖經和錫克教徒信奉的教義，有哪一章哪一條，會這樣教信衆用暴戾與充滿仇恨的手法來消滅敵人？

宣揚導人向善的宗教，會令人類變得如斯卑賤下流，究竟是哪裏出了錯？

錯在黨同伐異！

你的主是假主！

我的主才是眞主！

錯在只有己而無人。

只有我是對的！你，無論怎樣，必然是錯！

這樣排除異己的宗教，可以導人向善嗎？一手可蘭經一手劍，一本聖經兩個炸彈，善在何方？宗教領袖們，這是各位要檢討一下教義的時候了，打着善的旗號，到處種下仇恨根苗，實在比魔鬼還要邪惡！

輔助才成

近代的中國人政府，一向頗縱容黑社會。原因「一」字咁淺，黑社會可供利用。

辛亥革命成功，洪門兄弟出過力。革命成功之後，社會治安與平衡，也在很大程度，靠江湖中人維持。有這等淵源和關係，甚麼「消滅不良分子」云云，永遠得個講字。

地下社會之所以能生存，其實因爲政府與社會都有意無意縱容。警力不夠，市民怕事，黑社會才能存在。

要眞的消滅秘密會社，談何容易？單靠壓力不成。壓力之外還要用仁心倡導。既要霸道，也要王道，兩者相輔相成，互爲表裏，才可以眞正的把江湖中人，納入正軌。

有頭毛就不會做癩痢，這道理我永遠相信。想出善法輔助江湖人士，令他們不鋌而走險，才是對症下藥。否則野火燒不盡，春風一起，遍地又再草莽叢生。

統一眞話

我乃贊成中國統一之人。

自己國家四分五裂，完整的山河，一塊一塊互爲壁壘，試問有哪個中國人會想？

不過，統一的大前提，除了爲國家體面和民族大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在國家統一之後，人民生活會更好。

如果統一後，會有更多中國人受苦，那統一倒不妨拖住！因爲如果後果不佳，統一不如不統一。

從前，我想不出海峽兩岸如何可統一……你死命抱住你主義，我死命擁着我主義，各有制度，互不妥協，哪裏統得成？

但如果眞的可以「一國兩制」，那就不必退讓，而可以互相協調了。

所以，我一開始聽見「一國兩制」的構想，就拍案叫絕！雖然明知有些人士，會因此認爲我「爲匪張目」，這句眞話，也不能不提出來。

愛國

在台灣，黃霑是「愛國導演」（拙作「天堂」當年在台上映，片商的確是如此宣傳在下）。現在，在大陸是「愛國作詞人」（拙作「我的中國心」被評爲極富愛國思想）。因此，黃霑的愛國，倒眞是海峽兩岸都承認的。

但老實說，對海峽兩岸的政府，我都很有意見。我一方面反共，但另一方面，對台灣國民政府的種種，也常常痛心疾首。

這樣的立場，其實是絕大部分的中國人立場。

我們無論處身何地，都會愛中國。愛國就如愛自己一樣，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已，沒有甚麼值得歌頌。因爲那只是人的本分。但把愛黨也當作是愛國的條件之一，那就是過分。

愛國而不愛黨，才是眞的愛國，愛黨卻未必愛國。所以，兩岸眞的要中國强，必須認清愛國是甚麼。

肅之哉！

台灣國民政府，始終不算眞的上軌道，其中一大原因，是縱容貪污。當道者自己，可能十分清廉，但如果他對旁邊人貪污，不聞不問，或聞問而不追究，那就要負上很大責任。因爲這等如是縱容政府官員枉法。

而法一枉，社會就無公道，社會無公道，便好極也不會好到哪裏。

中國人政府，有史以來都是貪的多，不貪的少。因此中國歷史，幾乎等於一部貪污史。上索貢，下索賄，民自不聊生。

台灣國民政府，常說請海外僑胞，比較兩岸的好壞。但在貪污方面，我看，兩岸都黑暗無比。而貪污，要肅整，不是辦不到的事，看看香港，看看新加坡，就會知道。

海峽兩岸眞的要爭取中國民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固是重要，但肅貪又豈不重要呢！

國運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分別，在其處事方法，前者用霸道，後者嘗試用王道，一個以力服人，一個希望能夠以德服人。

以德服人，甚難辦到。

我希望鄧小平能夠。

因爲霸道只能得國，王道才能治國。

我常說，共產主義是劑瀉藥，中國三十多年前，病毒漫延全國，非以劇烈的特效藥來對症下藥不可。

但病毒瀉完瀉淨，病人就得改服王道中藥來補一補身。

因爲身體瀉虛了，再不吃補藥，就不得了。

由毛而鄧，中國這個病國，應該復原有望。

看來，現在中國眞是國運在轉。自晚淸以來，我們衰病了多少年？

如果天不想絕中國，我們也實在應該轉運了。

豈可不憂

一九九七後的香港，令我最擔心的，是此地會再度變成貪污天堂。

看看大陸現在的情形，就可以想像十三年後的香港，ＩＣＡＣ不會發生甚麼作用。香港再成貪污天堂，做官的固然大部分會開心得很。做生意的，也不見得不歡迎這種財可通神的辦事方法。

受苦的，只是市民而已。

做官而不貪，世界少有。

英國貪官也不少，多年前，據說貪污連蘇格蘭場這素有清譽的執法部門，也有牽連。

而香港政府，居然能成立了ＩＣＡＣ，不可不說是奇蹟。

但即使千種制度不變，ＩＣＡＣ在一九九七後的實際力量，會有多少，卻眞令人擔心。

所以，怪不得港人有憂慮，因爲他們耳聽見的和眼看到的，很不相符。

約束家小

中共高官，究竟貪不貪污？

我不知實情。

不過有很多一二級高幹家屬來港購物的情形，卻不免令人聯想，他們的那位一家之主，不會清廉到哪裏。

據我所知，有些官太來港，一住進酒店，就有金信用卡。金信用卡積下的帳目，自然不會寄到北京去。香港「友人」，早就代爲付掉了。

友人代付帳，算不算貪污？

小帳目，自然只是一盡地主之誼的常情。但大帳目呢？

官家眷屬，接受招待，可以。但要看招待的程度。鄧樸方來港，有富翁鉅賈，乜代表物代表設宴款待，即使是山珍海錯滿桌，也只是吃一頓，不算貪。可是，如果官眷們予取予携，那就完全是不折不扣的貪污了。

要香港人對九七後多點信心，中共高官應該大力約束家小。

還是這裏好

中英有關香港前途的協議內容，比預期好。

這是事實，誰也不能否認。

不過，還是有問題。

問題是：香港人信不信協議會眞的可以貫徹執行？

這問題，誰也回答不了。

但話得說回來。事情成敗，靠天靠人：天，我們不能左右；人，卻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如果大家一起，拿出信心勇氣與毅力，成功機會就比失敗的機會多。這世界並無天堂，要找理想的國度來安居樂業，連地球之外的太空，恐怕也找不出來。

而香港，即使打個七八折，也仍然會比別的地方優勝。在香港生活，我們不但習慣，而且，絕對不必做二等市民。稅率低，食物好，環境不差，機會多，種種條件加起來，香港人還是留在香港，比匆匆忙忙的連根拔起移民外國，略爲優勝。

心情

執筆之時，是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清晨，還有幾個鐘頭，中共政府，與英國政府的代表，就要草簽有關香港前途的協議。

身爲一個中國人，心中思潮起伏，不能自已。

半生人，沒有半天不希望，一切外人用武力强加於我國的不平等條約，全部廢除。所以，此際我爲鴉片戰爭遺下來的國恥一旦消除，感到欣幸。

但同時，作爲一個香港的中國人，我也希望在香港與我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國人，以後仍然能夠安享自由安定的好生活，思想不會受箝制，人權不會受侵犯，生活不會受威脅。

所以，我的心，還是有一丁點兒的不安。

像一個長年寄養在養母家的孩子，在回歸生母前夕的那種心情，有點小小喜悅，小小驚惶，和一片片的渾噩……

停止求人

香港人想香港永遠繁榮，永遠安定，第一件應做的事，是停止求人。

不求中國大陸，不求英倫三島，不求聯合國，只求諸己！

求人是求不到的，求己卻一切操諸己手，自己控制自己的命運。

對任何人搖尾乞憐，別人只會當我們是狗。

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要天天自強不息，要每一分鐘進步。因爲只有這樣，我們才會繼續在世界上矗立不倒。

這樣別人才會覺得，支持香港，對他們有好處。

而必須令他們有這樣的心態，這些外人，才會因爲實際上可以獲利，而竭力支持我們。而到香港能夠眞正自立的時候，即使別人不支持不援手，我們一樣自掂！

所以我們必須馬上停止求人，香港人不是乞丐！

一國兩制

我們大家如果能夠平心靜氣，細心想想中共提出來的「一國兩制」構想，可能會發現這觀念的好處。

現在地球上，是一個世界，多個制度。制度是對立的，因此很多紛爭。但如果聯合國比現在有力，人人聽話，國國守規，全地球等於一國，而各國等於地球國的省份，一國數制，未必便行不通。

何況，中國要統一，非行一國兩制不可。

台灣無力反攻，大陸也斷不應攻台。中國人用武力迫別的中國人屈服，統一的代價，是無數中國人犧牲了無辜生命！

所以只能出諸談判，你照舊，我照舊，但大家不再老死不相往來。

而且一國兩制，有競爭。期諸數十年之後，再平心靜氣看看兩者優劣，各取長補短，自然會變一國一制，再無區分。

慎防富賊

窮賊已經可怕，富賊比窮賊更可怕萬倍！
窮的賊，只會威脅到一兩個倒運的人，所以可怕也有限度。
富賊，可以整個國家盜去，弄得民不聊生。
像當年的四大家族，就是把中國人的財富，偷進了自己袋裏去。
現在香港也有一羣伺機而動的富賊。
他們的面孔，仁厚忠誠；他們的內心，黑漆一團。
他們懂得利用法律，來偷、來搶、來劫掠。
他們懂得利用機會來欺騙，來出老千。這幫富賊，我們要慎加防範，因爲他們正在我們周圍，我們稍一疏忽，就會被他們所乘。
我們必須萬衆一心，保護我們自己的安全和財富的安全，嚴陣防範香港的富賊。

無異人渣

香港社會，最近有種相當明顯的趨勢——有羣中上層階級的人在「標尾會」。這羣中上層階級，多數是專業人士，有律師、有醫生、有建築師，都是社會上比較幸運的人。

這些人，一向生活在一般水準之上，而在這不安的氣氛裏，他們的表現，在一般水平之下。平時權利享受到盡，急時義務卻絕無打算承擔，眞叫人齒冷。道德觀念之差，與攔途截劫的歹徒惡匪，全無分別。

臨危卸責，已經要不得。臨危而趁火打劫，與人渣無異。

這些人想「標尾會」，只是爲了想遠走高飛。香港是個自由社會，去留本來自由，不能怪責。但一走了之可以，在走之前，用盡千方百計，掩着良心去搶掠錢財，來作自己川資，卻實在要不得。而此類人，此時此地，爲數不少，想起來，令人不寒而慄。

拿出信心來

信心是甚麼？

信心其實是不一定有事實根據，它只是人類的感情與感覺，往往與客觀環境無關。不過，信心雖然是虛無飄渺，卻能起實際作用。因爲這發自心中的感覺，影響了我們對事實的看法，和處事的態度，於是我們的行動，就會變得樂觀，變得充滿活力！

看法，態度，到最後，會令效果改變！

愚公之可以移山，只因爲信心十足！

爲山九仭，功虧一簣，也只是信心到最後關頭失去了！

上例前後兩者都努力，而效果之所以截然不同，只在信心！有信心，香港會繼續是東方之珠，繼續是天堂！

沒有信心，香港就是臭港，是東方死蚌，是地獄！

香港人，前途在我們手裏！拿出信心來吧！

香港萬歲

在有些社會，言論是可以買的。有權有勢人士出了事，家醜不想外揚，會用錢去「冚」消息。

這些事，不單落後社會如此，很進步的社會也有；不過在後者，比較難些。美國「水門事件」到最後鬧成軒然巨波，其中一因，就是當事人起初想「冚」。雖然後來欲蓋彌彰，惡有惡報，但卻實在證明了新聞是可以左右的。如果眞是絕不能左右，當事人起初不會打這樣的算盤。

幸而，在較進步的社會裏，公道比較多機會存在。

一紙報紙的言論可左右，兩張可左右，但四十八張就左右不得。一兩張漏出「黑網」的，就會讓公道露臉。而香港，正是有四十八張報的社會。所以，香港還眞的是值得三呼萬歲。在大陸，政要家人有事，新聞不被「冚盡」才奇怪。

冇句算數

（金髮養母與黑髮生母在爭兒子吵作一團，兒子站在一旁，正欲出聲）

生：咪嘈！阿仔！呢件事是我同佢嘅恩怨！

兒：（愕然）阿媽，我……

養：係，阿仔，你想點？話我知啦！我代表你！

生：（大聲喝止）阿仔，你唔好唔記得，係我生你嘅！你有我嘅血統，佢點代表得你？

兒：阿媽！我怕你！

生：（嚎啕大哭兼生蝦咁跳）吓！你怕我！你係我個仔，怕老母？難爲你講得出口，你咁做，反骨過賣國賊，無恥過做漢奸！

兒：阿媽，我確係怕你！

生：你！你！你畀佢個衰婆教壞晒！你怕我乜嘢？

兒：怕你講嘢唔算數，因爲你過去三十幾年，講過嘅嘢，未有一句唔自己吞番落肚！

青年人的話

（雪糕店中，香港青年們在高談闊論）

甲：我有樣唔明，點解中國人嘅政府，成日都要講主義嘅啣！

乙：有理論做骨幹，政策先可以執行嘅！

丙：冇實驗證明，理論有鬼用咩！

甲：我根本覺得唔需要理論，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歐洲自由國家，邊國有理論做骨幹先？

丙：係呀！而且有理論嘅政府，冇個好，你睇吓蘇聯。

乙：咁就係！

甲：所以我唔明，點解中國人，無論左右，梗係開口主義，埋口主義。

丙：可能我哋的同胞，一般嚟講，教育水準唔算好，所以做人民領袖，流行用大名詞嚟唬老百姓啦！

甲：其實大名詞，老百姓未必信。中國老百姓，要求其實簡單，有得食，有自由，有改善生活的希望，咁就心足！

爭取民主

香港過去，只有自由，絕無民主。議員都不是市民選出來的，哪會有民主？高官們在去年「的士事件」之後，說甚麼「諮詢制度」發生作用，那全是廢話。香港政府，諮詢民意的功夫，從來就沒有做好過。

不過，香港人的確有高度自由，與海峽兩岸的同胞相比，我們自覺已是幸運得多。於是，也就不再要求民主。

但「港人治港」如果眞要實行，我們如果再不要求民主，就等如心甘情願，接受共產主義政府統治。如果我們不甘心，也不希望接受共產政府，只能夠在「港人治港」制度之下，盡力爭取我們的意願能夠實現。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這有限的時間之內，盡量把民主爭取過來，務求在一九九七年到臨之時，政府不可以一意孤行，漠視我們的意願。

港人治？

談起最近中共種種，友人唐兄忽說：「要中共眞正全面現代化，實在有個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耳朵翹了起來。

他笑着說出四個字，大家馬上拍手。因爲在座的人，都認爲此法可行。

唐兄提出的方法是：港人治中。

如果中共把政府全部換上港人，任港人用自己的方法去管理中國，三十年內，保證中國可以眞正全面現代化。

港人治中，物必可盡其用，人必可盡其才。無可變有，有可變多。中國會眞正富强，而且人民會自由、活潑，社會會安定繁榮。

特種法治

十多年前，我認識過一位亞洲小國參議員的兒子。那位先生，左右雙槍在身，意氣風發得很。初時相交，不以爲意。後來問及一友，始知這位先生交不得。

原來他在喝醉之後，好發少爺脾氣，一言不合，就拔出雙槍，連珠彈發。而保鏢也就在旁拔槍，制住旁人。於是，五條無辜市民生命，就這樣地給這位少爺意氣風發風去了。

該國號稱是法治社會，但法律之前，有些人比平民更平等。五件命案，都有人坐牢；有四案還是判終身監禁的，但坐牢的卻另有其人。這就是貪污成風小國的法治。

中國可悲

廖承志女兒廖傘在「工人日報」為文紀念父親，說廖承志不肯讓孩子因為自己的職權開後門。明報「中國消息版」七月二日轉載了部分文章。文章前頭，有按語，說「這在北京高官中是極難得的。」

英國首相卸任後自攜行李走出唐寧街十號，香港按察司親自在大會堂排隊輪票，美國國務卿下野後馬上變成庶民，要靠寫書演講當顧問維持生計，此等事大概永遠不會在海峽兩岸的中國地方出現的了。

「京官」不開後門？笑話！那老子幹甚麼辛辛苦苦的當官去？在民主社會裏，一切應該的行為，在我們中國人的政府下，都變成了「極難得」！

中國眞是可悲。

李光耀乎

不時聽見人家說，香港需要個李光耀。而此話說出來的時候，點頭的人不少。

但香港實在不需要個李光耀的。香港與新加坡不同，像李光耀的人，只能在新加坡發出效用。把這樣性格的人，來作香港主管，未必是香港之福。

李光耀是個非常人，大公無私，爲國民奮鬥，獻盡心力，萬人欽仰。

可是，他管理新加坡，無可諱言，手段非常獨裁，而是事事都理，連頭髮長度，都要自訂標準，遊客進入幾天，亦要剪人頭髮，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而且，在言論方面，他的政府，箝制得十分厲害。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香港人未必想要。

預知結果

最近有社團，街上訪問港人對同性戀合法化的意見，據說反對者甚多。這是可以相信的。在街頭拉住個人來問這類有關「社會道德」的問題，答案其實可以不問即知。所以這類問卷，公平和準確程度，很有疑問。

十餘年前，英國做過一個報紙閱讀習慣的街頭訪問。報告書出來之後，英國「泰晤士報」，讀者最多。其實，事情絕非如此。

英國人看「泰晤士報」的，絕對不多。但該報最具威望，於是有人在街頭上問自己看甚麼報，被問的人，就忙不迭答「泰晤士報」了。其實「泰晤士報」是怎麼模樣兒，回答的人，可能一生也從未知過。

帝王思想

新加坡傳出李光耀臥病消息，於是股市下跌。這是典型的「人治社會」弊端。在香港，莫說港督患病，就是有甚東瓜豆腐，也影響不了股市。因爲在香港，人雖重要，但人之上，有法。法律體系確立了之後，甲主政、乙主政，分別都不大。

如果中國大陸有股市，而鄧同志假如有三長兩短，股市不像神風突擊隊俯衝才怪。

所以「人治」不如「法治」。有了系統，大局才不會因爲人的缺陷而受太大的突然影響，才會眞正安定。但我們中國人，經歷了幾千年的帝王統治，思想上始終擺脫不了看皇帝辦事的習慣。一旦有個頭頭有難，便已人心惶然。連新加坡也如此。

夫復何言

「人民日報」上有評論，說近月在港設的中資公司爲了爭取外滙，不惜削價搶生意，形成惡性商業競爭。這種競爭，令價品減價幅度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不等，只令買家獲利，但是國家收入卻蒙受莫大損失。讀完這則官方評論，不知香港人有何感想?

香港是大減價世界，市面好，季尾才大減價;市面不好，季頭就大減價了。這種用減價刺激銷路的方法，人人安之若素，顧客用家，固然歡迎，商賈也不見得有怨言。偏偏「人民日報」對此看不過眼，認爲這是令「國家收入蒙受莫大損失」，要公開評論。思想方法就是那樣不同，夫復可言。

代表人民

中共口口聲聲說代表中國人民，事實如何，他們不會不知。

中共充其量只代表了在槍桿子之下「郁不得其正」的十億同胞。其他的中國人，住在台灣的，住在香港的，住在澳門的，中共都代表不了。

老實說，假如中共沒有了「人民解放軍」的槍桿子，十億人民，究竟有多少會全心全意的支持中共，必定很成疑問。

如果不成疑問，中共不會把「共產黨領導」這種明文規定的句子寫進憲法去。

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是不顧忌黨外勢力，可是，憲法倒也沒有規定非「國民黨領導」不可。

更平等

一向認爲，在公正法制下，經過公平審判，被判死刑的罪犯，應該處死。所以，對中共現在處決嚴重罪犯，我認爲沒有甚麼大不了。如果罪犯眞的是殺過人，又經過公平審判，實在應該處死。只是，中共現在的所謂嚴刑峻法，對付的，只限於人民。對騎在人民頭上的高官幹部，即使罪該萬死，卻也另眼相看。江娘娘殺死過多少人？

她沒有死。她還在某地頤養天年。

看見中共的雙重標準，就令人想起佐治奥維的「動物農莊」。眞的，在那農莊裏，雖然動物生下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更平等。

不得入內

在中國大陸，現在起碼有兩個地方，不准普通中國同胞進內（特級同胞例外）。

一個是「美心」餐廳，一個是「釣魚台賓館」。

開「美心」的法國老設計師庇亞加丹，說這是「用資本主義來替社會主義服務」。開「釣魚台賓館」的，不知說過甚麼堂而皇之的理由。

我知道的，是香港絕對沒有甚麼不准中國人入內的地方。儘管是不平等條約割讓了給人家做殖民地的地方，也不會有這種歧視。偏是，在中共的首都，卻居然容許這種「平常華人不准入內」的設施。而有些人居然還有膽口口聲聲談民族大義。

我的良知

寫反共文字，寫了多年。不是因爲我受過誰的津貼，而是覺得，馬列主義，非反不可。

我也知道，我再寫多幾十年反共文字，也沒有甚麼大作用。反共的人反了這麼多年，共產黨仍舊存在，絲毫沒有因爲有人反共而弱了勢力。

不過，只要我的文字，能引起一部分青年人對共產主義有多些認識，那我即使是因爲反共而賠上了生命，也是值得。

因爲我的良知告訴我，馬列主義非反不可。希望在遙遠的一天，這害人的思想能從人類的腦袋裏抹清抹淨。

苦口婆心

一個又一個好朋友，苦口婆心地勸我少寫反共文字。他們的勸告，全是出於一片眞誠。他們怕在一九九七之後，情況大變，我的下場會很慘。

我不是沒有動搖過。

當你的至親至愛也在勸你的時候，你是會動搖的。當你明白極權政權迫害敵人的手段，你也會動搖。

人，誰不愛生命。我絕對愛我的生命，我也珍惜我擁有的一切。

但馬列主義的本質，實在令我無法不反。所以思前想後，還是要反，寧願承擔一切慘痛後果。

盡吾責任

在下反共，反了不少年月，有沒有動搖過共產黨勢力分毫?答案十分肯定：沒有。共產黨在這世界上，穩如泰山，動也不曾動過。中共統治中國，還有一大段日子。想中共變成眞正爲中國人民謀福利，而不是爲自己的黨內派系爭權，不知要想到甚麼年月。這年月會在甚麼時候來臨，我不知道。但我卻的確希望有這麼一天。而在這一天未來臨之前，共產黨還是要反對的，因爲他們到目前爲止，所作所爲，都不得其法。

不得其法，就要反對。明知反對無用無效，始終反對不成，但還是要反的。這樣，我覺得，才可以盡我做中國人的責任。

十分尊敬

我絕不反對別人支持共產黨，只要他們眞心眞意，相信共產黨是可以爲大多數人帶來幸福。

假如我早生二三十年，我肯定相信，現在我會是共產黨員。一個體內流着熱血的中國青年，看見國民黨治下的中國，有誰可以忍得住？那時，愛國救國的唯一方法，是推翻腐敗的國民政府。我現在反共，只因遲生了二三十年。

中國共產黨的政績，讓我看到中國青年的美夢破滅。如果到今天，仍有人相信共產主義是救中國之道，願意投身進去，這人，我會十分尊敬——雖然，我會懷疑他的認識，但我卻尊敬他。

該做何事

有次，和一羣青年人談話，引述了寫「數風雲人物」訪問船王包玉剛爵士的一句話：「多爲中國人做點事。」青年朋友問我：「該做些甚麼事？」我說：「甚麼事都可以！只要眞是對得住自己良知，而又能幫中國人謀幸福的就行。」

如果你認爲支持中共，是爲中國人做事的，請去支持中共。

如果你認爲支持台灣國民黨，是爲中國人做事的，請去支持國民黨。

一切以自己良知和中國人的幸福做準則。發覺準則有修改必要，馬上去改，每個中國人都肯如此做，假以時日，中國人的幸福日子，就會來臨。

再有問題

「中國大陸人民已過了三十幾年在共產黨治理下的生活，香港的中國人民又不是高人一等的特級民族，有甚麼權利要求例外。」

這是明報十月廿五日「社評」提出的問題。這問題有理，但卻不全面。站在人人平等的大前提，香港中國人的確不應該和異地的中國人，站在不平等的水平上。但是，問完「有甚麼權利要求例外」的問題之後，還有個問題要問。

就是：「如果中國人在香港可以有這樣的生活水平，我們在大陸的中國同胞，爲甚麼不可以享受同一生活水平，偏要思想不自由，言論不自由，物質欠缺，生活枯燥？」

低等？

我們現在的中國老百姓，一般來說，無論是中台港澳，生活都比清末好。只是，我們爲甚麼要將現在的中國人生活，和清末的比？

我們這樣比，只是自欺。現在的生活，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生活。這種生活，在先進國家是怎麼樣的，香港人個個知道。

眞的要比，爲甚麼不拿中國與這些國家比？

我們幹嗎只能和最低標準比？而不能和最高標準比？中國人，爲甚麼一和先進國家的人民比，就要成爲一般普通水平下的例外？我們難道眞是低等民族？

不必阻止

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居住，並不等於不愛國。我們不能說離開祖國，就是不夠愛國。翻開中國近代史，你會發現，華僑是十分愛國的人。沒有他們的力量，我們很可能今天在腦袋後面，還翹着辮子。在中國有虐民政府統治的時候，移民是保存中國人有用之身的一個好方法。

今天的海外地方，保存了很多中國文化。「文化大革命」的浩刦，摧毀了不知多少中國文化寶藏。如果沒有足以避秦的海外桃源，那把火過後的災情，會比現下更慘。

如果有人現在想移民外地，我們不必阻止。說不定數十年後，這些移民會對將來的香港和中國，作出出人意表的貢獻。

眞正勝利

中國人好談主義，海峽兩岸同有此好。其實，治國不必談甚麼主義，一切以人民福利做大前提，努力去做就行。主義與否，不但無必要，也無實際作用，看看這世界，人民生活得好的先進國家，其實哪有一天到晚談主義的？而日日口水多於行動的左主義右主義，人民何嘗好過了？

最好的治國方法，無如兼收並蓄，各種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一齊聯合起來，異中求同，找出協調，並行並進，携手爲同胞謀福利。你尊重我思想，我尊重你方法，大家都容忍容納對方，相輔相成。己方不必强求勝利。不同思想，任何一方獲勝，敗了的不免受苦。大家不受苦，才是眞正勝利。

人人稱快

報上有消息，說中共高級黨官的嫡孫兒因為作奸犯科，已被中共處決。此事實在開了中國幾百年以來少有的好先例，也表現出中共領導人對推行法治的決心。

中國多少年來，統治階層一直維護自己親屬的特權。且不說王子王孫是法律所不能觸及，要用算盤計算才可以算得出親屬關係的王親國戚，也自有權勢人士大力包庇。

蔣經國當年上海打虎，本來手持尚方寶劍去先斬後奏的，但剛捉了頭小老虎，馬上就來了老夫人，一手就把那頭迫害百姓的吊額白虎拖進懷裏抱住不放。

現在中共居然手刃初生大蟲，能不人人稱快！

鴉片新聞

明報十二月廿一日第五版有段廣州的電訊，說有位港客「走私近萬隻手表入境及走私二十二斤鴉片出境，被判死刑。」

走私判刑，罪有應得。但這段電訊，引起個很令人詫異的問題：這個走私客的鴉片，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鴉片是要種出來的，種好還要提煉。

香港客從廣州走私二十二斤鴉片，不是少數量了。

這些鴉片，不是來自中國以外的地方吧？

英國人從前專運鴉片來中國，林則徐要禁，引起了鴉片戰爭，戰敗割讓了香港。爲甚麼現在竟有鴉片運出？

不可思議

據說要當共產黨人，必須「三不怕」。一是不怕殺頭，二是不怕坐牢，三是不怕離婚。

因爲當了共產黨員，必須隨時隨地，準備殺頭、坐牢與離婚。而且這三件可怕事，不一定由黨外人迫你做，往往是黨中央要你做。黨要你死，你不能不死；要你坐牢，不能不坐；要你離婚，不能不離。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而且，當了共產黨員，連自殺也不成。因爲那是以死抗拒黨的命令。要死，只能讓黨處死，自己用死來抗議，是最大逆不道的罪行，共產黨會因此而把你的家人定罪。

生沒有選擇，死也沒有選擇。自己的性命，竟不在自己的手裏。世上不公平之事，可謂莫過於此。而居然行這樣政策的黨，有人擁護，眞是不可思議。

不言論的自由

香港是全世界中國人聚居的最自由地方。香港人享有的自由，他處無可比擬。這好處人人皆知，不必黃霑多講。

但，在香港，另有個人人都在享受的好處，這好處，恐怕知之者少。

那就是不言論的自由。

我不想講話，可以不講，不發表意見，就可以不發表。沒有人可以迫害你。這好處，現在我們不欣賞。到失去了這好處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原來不言論的自由，也這麼彌足珍貴。

市民不擁護香港政府任何建議，除了積極的反對之外，還可以消極的置之不理。你推行選舉，我不投票，沒有人有權用槍桿子指着你來加以迫害。但香港如果換了另一個政府，我怕，想不言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必須檢討

中共竟然有「馬列主義過時」的言論，不得不說這是個進步，我希望中國大陸同胞，對此支持。因爲實事求是，盡力去找令全部中國人生活改善方法的行動實在非支持不可。

馬克思與列寧都是人，人必有錯。世上沒有無錯之人，所以他們說的話，也必有錯。

有錯就要改。

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政績未佳，原因甚多，但其中一項大錯，是死抱馬列不放。

開始的時候，這還可以說得過去，但全世界共產黨國家用各種各式方法試驗馬列主義，其實已經證明了這些東西，處處行不通。證明了行不通，還死不認錯，終於會導致滅亡崩潰。中共檢討馬列主義，合時！

因爲再不採取行動，會連政權都保不了。從黨的立場，國的立場，與人民的立場來看，不檢討馬列不行。

法律

法律，應該是護善的盾，好人在盾後面，絕對安全，一點也不必憂慮。

法律，應該是去惡之刀，惡人在刀下，得到懲罰。所以一聽見法律制裁，就不寒而慄。

法律，不應該是政府的劍。反之，政府對法律的尊重，完全和任何人一樣，政府可以用法律檢控人民越軌，人民也可以用法律控告政府不當。

法律不應該是我們的枷，我們平日，受其指引，非受其窒塞。法律是我們的護身符，只要我們不超越它的範圍，我們甚麼也不必畏懼。

法律應該是平等的秤，秤的平衡，不因財富、威望、權勢而傾斜。

法律應該是政府和人民一同訂立。既包括了官的意見，也包括了民的意見，以大衆好作前提，不是以政府方便爲目標。

我熱切希望……

如果我是中國的領導人，我會如何？我會用盡方法，去領導全國毅然放棄共產主義思想，把我們的中國，導入國泰民安的正路，令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自由中國。我會致力教育全國同胞，認清事實，開放言論，不但容納異己，而且和反對自己的人合作，一起爲富强中國的崇高理想而奮鬥。中國能統一，是每個中國人的願望，我們都不希望中國有地方成爲外國的殖民地。也不希望一個海峽，硬把我們的同胞分成兩邊，可望而不可即。但我統一中國的方法，不是要同胞高擧共產主義的旗幟，而是要同胞一起合作。國民黨如果有興趣試試管理國家，我就下野，讓他們試試。到一個期限，國民黨不成，再讓同胞組成別的政黨上場。一切都以同胞的意願爲意願。可惜我沒有資格領導我們的國家，但我熱切希望，中國將來的領導人，也有我的理想。

未來好世界

儘管這個世界，現在還是亂作一團，看深一層，前景卻還是光明一片。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表面上似乎仍然對立，各不相讓。其實兩個對立的壁壘，正在一步步走向名雖異但實却相同的共通點。假以時日，兩個社會基本上不會再有太多分別。現在戰場上殺聲震天的敵國，其實都開始明白了共存的重要。强弱雖還懸殊，但强一下子滅絕弱的局面，已經絕無可能出現。時間一長，就會逐漸形成均勢與平衡，共存於是變成唯一的事實。到了這時候，即使雙方不爲友，也不再爲敵了。所以，我們下一代見到的世界，應該比我們現在的好。現在的世界，似乎漆黑一團，但實在漆黑的邊緣，已有曙光露了出來。當然，我們還須努力。不過，事實上，大勢已成，任何障碍都阻不了。好世界必會降臨地球上，而且不必等太久。

這樣的香港

我希望：
有這樣的香港——
中國人來來往往，
英國人不敢囂張，法國人不再猖狂，日本頭夜夜徬徨，俄羅斯日趨絕望。
八國聯軍的戰歌，
永不會在天安門唱！
天安門上，
與愛丁堡廣場，
只有一種聲響——
那是中國心在唱，唱出中國人的嘹亮，唱出中國人的鏗鏘，
像李寧馳騁木馬上，
像欒菊杰用花劍橫掃西洋！

像郎平把那球兒弄於指掌，
到處都是中國的希望！
界限街的界限，
會向宇宙擴張！
深水埗的深水，
直迫那海龍王！
而和平，永在這地球之上！

這樣的世界

我希望：
有這樣的世界——
美國佬蘇聯妞拖手行街，中東少年猶太老大，
再無交嗑！
馬克思主義書本，
只在博物院滿足書獃！
中國人豐衣足食，
海峽兩岸，
人人爭在把隊排——
去銀行存錢，
預備將來有別墅買。
日本軍國主義，

忠靈塔下永遠收埋！
護照唔駛ＶＩＳＡ，
身份證唔駛隨身帶，
全世界度度，
唔使人揸槍當差。
富翁唔剝削窮人，
夫妻大家咁大，
全球等如共市，
樣樣嘢有晒安排，
細路個個乖！大人個個愉快！好人受人歌頌，連黃霑都不再無賴！

第四輯：

可嘆天下盛筵……

——待他朝在別的空間，再結另緣……

看得痴了

小女兒呆呆的坐在沙發上，眼珠兒溜溜在動。問她想甚麼，她說：「沒有想甚麼！」

我猜想，她心中實在是想着很多東西。只是她既不想我知道，我也不便問。八歲的小女孩，有她的秘密，這秘密她不想公開，絕對有權。

渴望能和兒女溝通。但代溝先天就註定會有，多努力也難超越。小孩不會明白爸爸從前也做過小孩，他們眼中的爸爸是大人，比他們老。以爲我們都不會同情，也不了解青春的心境。

或許他們心中隱隱覺得，心中的苦惱，不可告人。

所以只能自己鎖在自己世界裏，在一切思潮中自得其樂，或自受其苦。

而就在這樂與苦中，小孩一天一天地長成，把自己的苦樂再擴大，世界再推廣。他們不知道，靜靜在一旁看着的父母，卻早已看得痴了。

視兒為友

和兒子去的士高，相約他不叫我爸爸，我不呼他為兒，只喚英文名字。一老一少坐着，感覺好像是忘年交的朋友。

父子關係與生俱來。我和兒子兩人，都沒有選擇餘地。如果我有再選擇的機會，我一定會再選他為兒，可是卻不知道他會不會選我為父？

不過，我相信，他很可能會選我為友。

能做我兒女的朋友，是我自他們出生後便一直有的渴望。希望如果他們將來記掛着我，那是因為他們喜歡我，不因為我用過血汗努力，養大他們。我希望他們見我時的歡欣，就像是和朋友相聚一般愉快，而不是因為子女必須不時看望父母的責任。

和兒子碰杯，他喝啤酒，我喝橙汁，他努力學大人，我卻拚命想留一留那留不住的青春，和他目的不同。但這樣碰在一起，卻也有說不出的開心。

望子

小兒子說：「老竇，我將來想做導演！」

這位老二，向來心事密藏，很少對老竇透露半句，忽然自動發布消息，定是心中的願望，開始沸騰。身爲老竇的，忙不迭答應兼鼓勵，坐言起行，帶他看徐克拍戲去。

現場是關了門的舞廳，又悶又熱，小伙子一見張艾嘉，就低聲笑說：「差婆！」然後就再不言語，拚命用眼去吸收，煞有介事得很。

兒子看人，做爸爸的卻在看他，一邊在想：「想不到他會對電影有興趣。」然後盤算着，有甚麼方法會幫助他達成願望。UCLA如何？「星球大戰」與ET的導演，都是那所加省大學的畢業生，如果他可以考得進去或許會學而有成吧？

一邊想，一邊計，一年學費要多少，美國生活費又多少。忘記了兒子今年不過只有十歲……

幸運的孩子

小兒子的日本漫畫册子，看得我眉飛色舞，兼且有些妒忌。

我們當小孩子的時候，哪裏有這麼美麗的「公仔書」看？

那時，我們看的是黑白綫條畫，印在比草紙稍好的七十二開紙上。畫家倒是不錯的。趙宏本、梅華都是綫條生動得很的大師。

可是，總不及現在七彩繽紛，層次分明，一切繪畫技術都用上廿世紀頂尖方法的一流插圖吧。

何況，日本漫畫如「機動戰士」一類畫的工細與構圖，即不是後少來者，也的確是前無古人。

所以捧着小兒子的畫册，讚嘆之餘，免不了有些妒忌這一代孩子的幸運。

這一代的孩子，比起我們，實在是多很多福氣。即使一本連環圖「公仔書」，也大大勝過我們當日所能得見的。

安慰

看着兒女成長，是人生最大樂趣，兒女性格，與生俱來。同一肚腸孕育的，來到這世界，竟都賦性不同，眞是奇怪。

自問不是好父親，人太自私，未與妻分居前，已是終日在外奔馳，和他們相聚的時間，少之又少。現在每次回去探問，也總是拖着疲乏的身心，與他們見面，說不了兩句，人就倚在沙發上睡着。所以小兒子常說：「老竇一回來就睡覺。」

不與他們同住的事實，小女兒似乎不覺得怎樣。她一出生，爸爸就是一星期回來二次了。大兒子那時已是中童，不明白卻也接受。最不肯接受的是二兒子。有次忽然滿懷憤怒，指着父親質問：「爸爸你爲甚麼不和我們同住？」

令做爸爸的自私男人，眼淚奪眶而出，啞口無言。但即是未全盡爲父職責，看着他們成長，竟也有無窮的安慰。

不是磐石

寫「數風雲人物」的時候，訪問何鴻燊，他說自己一生最大遺憾，是和兒女一起的時間太少。

這大概是不少現代男人的通病，而有愛心的父親，都總心中愧疚無比。常對兒女說，你們有事，請馬上找爸爸，爸爸會儘量放下手邊的事趕回來。但電話鈴從來不響。或者兒女心中有數，知道爸爸愛心是有，行動卻不可靠，所以有事只找媽媽。而做父親的，心中的罪孽感就更重了。

這也奇怪，自己小時候，見爸爸的時間不比現在小兒女見我，多出多少。但因爲爸爸是在家中住，所以心中是很有安慰感覺的。而這有爸爸在旁眷戀的好感受，小兒女大概很缺乏之。安慰只來自媽媽。爸爸，這人殊不可靠，只是偶然飄到前面的船，不是人生大海的磐石。

水比血濃

成功人士的第二代，有些十分成材，不但可以克紹箕裘，而且還可以將上代的事業，發揚光大。

但有一些公子哥兒，卻也眞的是爛泥扶不上壁。對着這些下一代，如果仍然覺得是「血濃於水」，硬要扶持，一定會把自己辛辛苦苦親手創下來的事業，無辜的讓不中用兒女散敗了去。

愛子女是一定的，這是人之常情。自己有了財富，與家人分享，也是十分應該的事。但分享財富，不一定要分管自己事業。

外國成功人士，多數明白這些道理。所以外國大機構，很少由創辦人或大股東的第二代把持決策。

水，往往比血還濃。

憶父

記憶中，好像從來沒有在父親節中，向先父表示過甚麼孝心。或許，不但在父親節中沒有，在平常的日子，也何嘗有過甚麼表現？

我從小就頑皮，而且十分心野，所以很令先父擔心，但他很少罵我，只罵媽媽，到現在我都弄不明白他爲甚麼會這樣。

認眞觸怒了爸爸的一次，在廣州。他有盆深愛的花卉，好不容易等到有個蓓蕾，天天呵護，我這大頑童有天爬了上花槽，用手撫摸花蕾，卜的一下，那該死的東西就和花托兒分了家。父親一回家看見，就知是我的傑作，一言不發，拿了竹掃把就在園子裏追我來打，不過，纏腳的外婆拱着我身前護着。

窮完再窮

先父是我心中最偉大的男人。在我心中的地位，無世上其他男人可以比擬。

他只受過一年正式教育，十六歲時，先祖父擒賊以身殉職，遺下一家八口，要先父一人養活。祖父大概是個清廉的官吧，不然，家裏怎麼會連半滴民脂民膏都沒有？那時，別的窮人家徒四壁，在下的祖居嗎，只有三壁，因爲窮得連磚也買不起，要用爛缸堵住其中一邊，當作牆用。到先父中年，他的努力有了成果，廣州有店，家中有屋，鄉下有田。然後，解放窮人的偉大中國共產黨來了。先父從前捱過窮，知道窮人的苦，於是感動得自動獻契，接着三反五反來了，獻了契的人再變成窮人。

被迫明白

廣州「解放」的時候，先父還在。看見「人民解放軍」入城，眞的是不動民間一草一木，感動得涕淚交零。因爲那時國民黨的兵，比賊還要勝一籌。人家賊過如梳，他們卻兵過如篦，民間草，或許不取，但民間的貴重物品嗎，少不免要據爲己有的了。現在居然有守紀律的兵，那眞是中國人幾百年來少有的福氣。於是家中大廳正面，高高掛上了五星旗和偉大的舵手毛主席像。天天領着我們兄弟三人，在像前鞠躬。私人財產，他自願獻大部分給國家。我們十六甫的舊居，有個「光榮之家」的牌招在大門，不過，掛不了多久，我們一家，就終於看清楚了中國共產黨的面目。

父親節

無端端寫了幾段追憶父親的文字，是因爲看到了父親節的廣告，以爲父親節已至，可以用文字應景一番。誰知交了稿後，發現原來還差一個星期，才是節日。

不常常懷疑父親節和母親節是外國百貨公司爲了推銷貨品想出來的玩意兒。不過，卻從不反對有這兩個節日。因爲至少含義值得推廣。現代人生活不合照顧慈親，不和父母同住，就難晨昏定省。創個要大家表現孝思的節日出來，不管原意如何，也不妨支持一下。何況，這是趁父母活着的時候來表現孝思，算它不過只是在節日裏請父母吃一頓飯，至少父母也多了一頓飯的實惠。

溫思路男孩

有個我很喜歡的英國舞台劇，叫「溫思路男孩」，眞人眞事改編。有個小男孩給學校說他考試作弊，男孩的父親說：「我們姓溫思路的人，永不說謊。」堅持兒子是被教師寃枉，告將官裏去，要還兒子淸白。官司纏訟數十年，到家產消耗淨盡之後，才終於爲兒子洗脫汚名。

這是說人性尊嚴的很好題材，劇本寫得好，我每次看，都感動得流淚。

不過，這個劇本，我再喜歡，都不敢在此地改編。

因爲改編了之後，絕對沒有人會看。

把本可以用來舒舒服服過一生的家產，浪費在一宗維護兒子在中學時名聲的事？這是甚麼玩意兒！

香港人看這劇本，對做爸爸的絕對不會有任何共鳴，香港人是實際的。尊嚴，値多少錢一斤？這樣的人，戇兼黐綫？

偉大的哥哥

無名氏照顧母親，此地文圈中人，歌功頌德，形容其爲「偉大」的頗有人在。我覺得盡點孝道，是爲人子女的責任，所以對文友稱頌無名氏，有些不解，私以爲有點過譽。

不過文人之中，配得上「偉大」二字的，或許眞有人在。要我選，我首選簡而清。

他爲照顧弟弟簡而和作出的犧牲，如果不是眞偉大，也非常接近偉大了。他爲弟弟做的事，實在絕對超出了任何做哥哥所應負的責任。完全不出怨言，數十年如是的去愛一個不善工作、只善揮霍的頑皮弟弟，試問這世上又有哪個哥哥肯做、願做、和做得到？

和官有簡而清這樣一個哥哥，不知是幾生修到。我們一羣朋友如斯敬重簡而清，便是因爲他有個常人沒有的偉大愛心。

從未長大的和官

九官簡而和腦充血逝世。他是我在這二十天內死的第三位好友，和官從來沒有長大過，做人永遠吊兒郎當，但卻是個天生讓周圍的人縱容的幸運兒。朋友個個寵他。你發他脾氣，不可能發得太久，今天你黑起面對他，他掉頭就跑；明天，他又嘻嘻哈哈的再出現你面前，你面黑的事情，對他來說，根本從未發生過。所以，你這次也不好意思再面黑。

他吹牛本領甚佳。他不算能言善道，但是卻有令人入信的不可思議能耐。明明絕無其事的東西，經和官的嘴說出來，你會至少信三分。

他中了風，躺在醫院不能言語，星期三早上迴光反照，清醒了一下子，對一生照顧他無微不至的哥哥說出最後遺言：「清，駛唔駛整嘢食呀！」

一切仍然若無其事，眞是拿他沒有辦法。

問君知否

病榻上的王司馬，握着他身旁學生的手，一邊咳嗽一邊在說舊事。他說教了學生畫，不知自己做對，還是做錯了。學生的技法好，素描有功夫，但當畫家這條人生路，實在不知道應不應該鼓勵青年人走。

這是王司馬的感慨。

他一生用筆去描繪世上的溫情，到頭來，世上的溫情，卻與他永遠分隔。「明報」社長查先生那夜親自執筆，爲他寫訃聞，說我們都流淚。

是的，我們都流淚。我們心中，永遠享受着他的溫情，只是不知我們對他的愛，他現在可有感覺得到？可有感覺得到？

惦念摯友

董培新說：「司馬死了，以後我會很寂寞。」與王司馬生前最接近的朋友，應該是培新。他們不但興味相投，職業相近，而且工作習慣與時間也幾乎一樣。兩個人常常一邊工作，一邊通電話，一通就一兩小時，奇的是大家都習慣了這種口手二用的方法，竟然完全不影響出品水平。

這次替王司馬辦後事，「明報」負起了全部責任，但培新的功勞，還是最大，不但出錢出力，四方奔走，把平時嫉惡如仇的脾氣都按住。司馬有培新這樣的好朋友，值得驕傲。我相信，司馬在天，會常常惦念着他。

林賜祥

林賜祥，是我最敬佩的電視人，也是我半生所交諸友中最長情的人。

他病榻之前，川流不息的堆滿了朋友。

他這些友人，來自各階層。而人人去探病的原因，都不是因爲他在「無綫」的職位。

我們都愛他、服他，他的話，我們都甘願聽從。

他是「無綫」的醫生。對「無綫」各部門，眞正瞭如指掌，因爲，他每個部門都做過。任何部門出了毛病，派他去，馬上藥到回春。

這位醫生，自己染上了癌。和無情的病毒戰鬥了四年，終於在七月二十日下午六時二十分，掙脫了痛苦的束縛。

香港電視圈中，以後少了這位全能的電視人，損失無法估計。不過在他的一大羣朋友心中，林賜祥永遠活着。

朋友，我永遠……

那個令他結束了生命的彎角，離他家不遠吧？誰能想像得到，這條他天天馳過的路，這天是他最後的一次馳騁？人才二十九歲呢，該還有多少前途在他面前，怎麼這樣就遽然停止了？

也在同樣的路上走過，到他家去。那是深夜愁緒無計迴邀的日子。其他的友人都睡了，就知他該還未睡。

或者，心中知道，他睡了也會明白。

而他眞是明白的。他和她，睡眼惺忪的起來開門，關切的眼神，和那重重的肩上一拍，也不問甚麼，就迎我進門，陪我到天明。

朋友！我會永遠記住你！永遠記住那個晚上，你爲我伸出過友誼的手。

或許，這在你，沒有甚麼。你一向是很重友情的人。不過，在我來說，我永遠感激你！

念

常常希望逝去的朋友到我夢中，卻永遠見他們不到，無論我如何思念，也在夢裏緣慳。

也許這是我和這些友人塵緣已了；再見面，要等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空間。塵世的空相，人一旦死亡，就隨之幻滅。音容俱已不在，他們生前和我相通的腦電波，已經另調頻率，和我這塵世的人，無法再事接觸。

也許，我對他們的思念不夠，不似他們的至親，天天還在朝思暮想。

也許，夢無憑，出現了等如不出現，相見爭如不見，夢中見了，也於事無補。所以，乾脆與人永別，相逢再待他朝君體也相同的時刻。不過，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想在夢中，一見他們，我要問：爲甚麼相交如此之深，而相聚如此之短？

我也要問他們：「下次輪廻，是否還肯與我爲友？」

且積極些

蔡瀾讀了我悼念友人的文字，說：「你不應該寫得如此哀傷，你離開了的朋友，大概不喜歡見你這樣！」這話久久在我心中縈迴，不知究竟他說得對不對。

死亡，對死了的人來說，是解脫；哀傷的，只是活着的人。這幾天來，一直想念着亡友，可是朝思暮想，友人卻又何曾入我夢來？大概對解脫了的友人來說，入活人的夢，無非加强了在世朋友非實的色相。塵緣旣了，就待他朝在別的空間，再結另緣吧？

所以，雖然蔡瀾的話，可能背後另有安慰動機，也想聽他一聽，改用比哀悼傷懷更積極的方法，紀念亡友去。

舉手人情

喜歡送歌給朋友，以之爲舉手人情。

「明星」，是送給兪琤的，那時她是張瑪莉大妹子的義務經理，要我寫這首歌給瑪莉唱。

也曾在台北飯店中，酒後即席揮毫，寫了首「紫色的幽蘭」送給紫蘭女士。湯蘭花要出唱片，黃霑一拍胸口，就送兩首。

送歌對象，也不限女人。

李柱銘兄當了「維護出生權協會」主席，要我寫宣傳歌，不必僱請，兩星期內便曲成詞就送上。

送歌亦不限個人，天主教有年「君王瞻禮」，那首「讓兒童來近我主」，就是免費送出的拙作。

引我懷念

「溫拿五虎演唱會」，五個曾經患難與共的青年人，在台上眞情流露，忍不住淚水。

我自信明白他們的感情。讀明報娛樂版的報導，現在很後悔自己錯過了這動人的場面。如果當日我去了聽他們，我也會在台下伴着流淚。人生聚散，非人力所能控制。時移地轉，好友就會聚少離多，友情吃不了飯，要吃飯，就免不了要各奔前程。但在各奔前程一段日子後，有緣再聚，一想起從前，眞是會同聲一哭的。我和溫拿五虎，共聚過大半年，現在一句舊調，一張發黃照片，都會引得我懷念當年日子。溫暖在心之餘，卻又會不自覺的眼眶濕了。

偉爺

拍廣告電影，和我合作得最多的是趙偉堅，偉兄後輩稱之爲偉爺，經驗豐富自然不在話下。但他卻是個力求上進的人，絲毫不因爲自己入行年數長便有絲毫自滿，永遠在學先進新技術，永遠要求好上加好。

我最欣賞他這種好學不倦的精神，因此特別和他談得來。

他這人，爲了要學外國的好東西，一有外國大師級人馬來到，就甘願當他們的燈光師，降級求師來專誠學藝，絕不因爲自己是攝影師，就不屑再爲別人打燈光。

偉爺的英文，本來和黃霑的法文一樣，一句起，兩句止，但爲了學藝偷師，居然一句一句的學起英文來了。聽他與外國大師的對白，有時忍不住笑。

但笑他由你笑，三四句 YES, OKAY VERY GOOD，大師就讓他哄得把心得絲毫無保留的悉心傳授。

可歎天下盛筵

一羣好友聚會，談笑風生，好不快樂，忽然心中掠過了句歌詞「可歎天下盛筵，無有不散。」一陣寂寞，就如此無端的自心頭冷起。

小時候，家中有長輩生日，必有喜筵。包辦筵席的在「騎樓」燒菜，客人就在廳中吃，每次鬧哄哄的時候，我就開心快樂。而酒闌人散，看看包辦筵席的人搬爐子，搬桌面，家人在洗擦油膩的臨時廚房，我心都有一陣說不出的寂寞。

後來，搬出了舊家，房子少了，就再沒有幫襯包辦筵席這回事，家人的喜事，只在酒家慶祝，吃完各奔前程，寂寞感稍減，因爲連主人都不過是酒樓的過客，大家因緣而聚，緣盡而散，不必唏噓。

而上次，碰巧聚會是在家極相熟的酒家，請的也是羣極心愛的友人，忽然想到，盛筵摯友，再過十餘年之後，何可不散？於是心中淚滿，無邊寂寞，重襲心頭。

唯一可親

有個平時對她頗愛護的小妹妹要嫁到外國去，臨別贈言，請善待她丈夫。她問：「怎麼樣才可善待丈夫？」

忽然來了靈感，爆肚說：「把他當成是天下唯一的男人！別的男人，全當女人，就算不能如此，也最好把他們看成太監。」

婚姻制度，並不適合每個人。因爲太多束縛，太多付出，而得回來的，未必是自己想要的東西。能把自己的愛，不停向配偶供應，而死不渝，極是難事，所以一向欣賞婚姻幸福的人，覺得這些朋友，很了不起。

人類本來生性濫交，男女都如此。能把愛情，限定在婚姻之中的，都是非常人。

離婚

本來，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但有很多時，如果婚姻眞的無法維持，與其雙方一生痛苦下去，還是及早分開的好。

離婚，不一定要反目成仇，分開了夫妻，其實可以仍是朋友。

而且，也不必有恨，大家由愛而結合；到後來，愛變了，不可以再一起生活，不一定要把對方視作敵人。因了解而分開過活，說出來好像很老套，但卻不無道理。

硬要因恨而分，只是甘心把自己的痛苦延續，對人無益，對己也有害，人心中有恨，怎麼會快樂；人生痛苦已多，而人心那麼小，何必迫心靈因太多痛苦而爆裂？淌血的心，會因流血過多而死。

離婚，似乎在很多情形下，無可避免。

既然如此，就把壞情況努力弄出些好處來。

籍貫

中國人似乎鄉土觀念，特別濃厚，於是籍貫往往成為了我們的包袱，「我們甲省人」「我們乙省人」這類其實沒有甚麼意思的話，還常常掛在我們口邊。

或許，中國人身上，還流着農人的血液。而農人，一生的希望，都和土地連結，所以我們從來就接受「人情同於懷土」的現象，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從來不會想想，籍貫觀念，不但再無意義，而且會對我們進步形成障礙。

即使在香港這個不應該有太濃鄉土觀念的城市，我們還常常聽見甚麼「廣東幫」「潮州幫」「江浙幫」這類稱呼，不知這類所謂「幫」，除了在絕不緊密的意識形態關連，略有綫索可尋之外，實在是不存在的。南北通婚這麼普遍，我們的下一代，其實早已有不同省籍的血統，但竟然籍貫的觀念，還是死抓着我們不放。

純情

公司的青年同事，看完楊凡的「少女日記」，興奮得半夜打電話來家裏討論劇中情節。

「你沒有介紹錯！眞是好戲！」同事說。

「這麼純情的電影，爲甚麼會令你這樣興奮？」我問。

「因爲我發覺這世界上，還有純情的人！所以，高興得不得了。」

聽了他的答案，我開心。

無可否認，現下的青年，越來越不純情。純情本是極是珍貴，卻被有些不懂好歹的年輕人視作老土。風氣所及，竟令有些本質純眞的，也覺得純情是不可告人的幼稚可笑事了。

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的青年，還是純情的，接觸一個可愛的眼波，還是會醉、會發夢、會不由得痴了。因此，知道同事看戲反應，我開心得很。

羡慕

幾年前，她就不肯再打朝九晚五的工，只打散工。

一賺夠了錢，她就去度假。二千多元，她就可以度假一個月。

當然，她不是去東京、去紐約、去巴黎。但，她去泥泊爾。

在一般香港人還不知道尼泊爾在地圖哪一個角落上，她就已經是常客了。

「我在尼泊爾爬山，一天爬九小時，爬了十多天，看！我的小腿現在多結實！」她笑着。

「你人胖了！」我們說。

「十多磅！食得好，全是青菜！睡得足，而且空氣好極，人哪能不胖！只有一樣不好，拉屎要到山邊。很不習慣！」

問她回來再幹甚麼。「我怎麼知道？」她說：「不過不必擔心，工作總會有的。何況，天無絕人之路，永遠不會餓死人的！」

眞羡慕死人！

阿樂

我友阿樂，嫁了金山阿弟，作美國寓妹去了。卻常常記掛香港友人，他報的專欄「抒懷」中時時提及相聚時的歡樂。

阿樂這人，腸是直的，屬有屁即放有話即講人馬，與黃霑性格相類，所以臭味相投，好啱傾焉。

此人勝在做甚麼都投入，做朋友，投入，談戀愛，投入。惱了人家，也惱得投入。常常見色忘友，一有拖拍，就不見影。拍完拖，就拉着朋友唉聲嘆氣，摸胸搥肺曰：「哎喲！坐愁紅顏老！」老友們一一爲之吹脹，卻捨不得直斥其非，因爲明知三天之後，她又會說：「老霑，我而家開始幾鍾意呢個衰仔啲！佢個人都幾好？佢……」跟住又投入一番，然後又再見色忘友而去。

想不到現在天天擁色於懷，居然記得朋友，中秋雖過，望見漸圓的月亮，禁不住想起她。

記一個大孩子

他其實是個不大懂得說話的人，也沒有甚麼特別看不到的內涵，一切都現在面上。開心就笑，不開心就哭，像個小孩。

不過和他交往，很容易，因爲他不小器，也絕無機心，所以和他相處，你會絕對放鬆，很舒服。

他喜歡大玩具：汽車、房子、遊艇。大玩具對他來說，代表了他的成就，可以爲他告訴全世界人，他成功了，不再是個唸書不成，一無是處的小孩子。

他的成就是拚了命掙來的。所以他很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也很維護自己愛的人。

就算對方不太講理，也逆來順受。眞弄得手足無措，就到處打電話找朋友來救。而你救了他，他很感激。

不過因爲他不大懂得說話，所以他說不出甚麼動聽的句語。他只會重重的拍你一下，說：「我哋係老死！」

有了好感

看着孩子玩，突然覺得有些可惜。因爲他們錯過了不少我們幼年的好玩意。現在孩子看見隻小飛蟲就嚇得縮作一團，我們當年，捉蚱蜢，找「金絲貓」，出沒草叢之中，小蛇百足之屬，幾時放過在眼內？於是有馬上帶他們到郊外的衝動。

抬頭，忽然見到豐子愷的「護生畫册」，心念一轉，打消了攜兒抱女，到郊外「捉蟲」念頭。因爲與其教懂他們將自然界的小生物作玩具，倒不如由他們玩幾塊塑膠鑄出來的怪獸與機動戰士。小孩子捉着了爬蟲飛蛾之屬，哪有好看待的？何況，人類善待蟲蟻，最多也不過是用玻璃罇子困着，日日餵養而已。對昆蟲來說，這又有甚麼好處？

於是，開始改變對現代兒童玩具的看法，對「機動戰士」，多了幾分好感。

樂

少年時不太快樂，步入中年，常覺得自己只是不是不快樂。但到最近幾年，開始覺得，我頗快樂，而且對將來甚有信心，心中堅信，以後的日子，會一天比一天快樂。

這是心中感覺的問題，只是心態，不是事實。因爲照事實看，我少年時候，倒是無憂無慮的。爸媽慈愛，兄弟和睦，學校功課不必太用功也就應付得來，風頭從未爭取過，卻時常有得出，比起現在，樹纏藤藤纏樹的糾纏不清，與一身是債的環境，其實輕鬆得多。

可是少年時，總覺得夢想不可企及，因此環境再好，也還是不滿足。現在夢少了，有夢也彷彿覺得終於有日有能力把之變成事實。而且人成熟了，開始比較懂得欣賞事物，再平凡的東西，也找得出點不平凡來讚賞一番，因此活得開心。

假如

假如有朝一日，事與願違，我被迫離開香港的話，我看，我會選擇深山曠野結廬而居。經過了香港的繁華，應該可以復歸眞樸，與大自然做個鄰居。

不！我不會務農！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假知識分子，哪裏捱得住天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曝雨灑風吹的辛勞？

我只會對着大自然，與之爲友。天天看着野花小草，翠樹蒼林，把自己變成其中一部分，營營役役的事，此後不再沾手。

喜歡的話，拿個口琴，對清溪奏一曲，或學好牧笛，在竹林的幽篁裏，與鳥兒輪唱。

平日，就對青山白雲冥想，想想宇宙一切，想想人生一切，想出道理來，有興致的話，就用文字紀錄下來，找個報刊發表。

文字沒有人要，就藏諸心中，伴我的肉體，在將來同腐。

第五輯：

想成功就要自強不息

我寧願成功裏有辛甜苦辣……

田徑場上

從前，唸中學的時候，無端端的變成田徑運動員，跨高欄，跑一百公尺短跑。從來沒有發現運動的好處，只因爲要盡做學生的責任罷了。

離開學校，二十多年沒有再運動，卻忽然發現了運動場上的意義。

在田徑跑道上，你的心目中，只是想如何去跑完這一場比賽，在你面前是一個又一個三尺多高的欄，你必須用自己最快的步伐與速度去跨越，心中絕對不容許旁騖。你的眼遙遙的看到終點，你知道旁邊有幾個和你比賽的人，但你絕對不能想他們，你這也理會，那也理會，精神就不集中。

而精神不集中，就跑不好。

跑不好，最先抵達終點的是別人，不會是你！所以，你只能全神貫注，竭盡所能，一直往前衝過去。

人生，其實完全一樣，顧慮太多，永遠贏不了。

龍與蟲

在工作上，遇到兩類青年。一類很踏實，往往不問收穫，只顧埋頭埋腦苦幹，他們勇於負責，事事既上心又上身，和他們做同事，開心得很。
另一類是志大才疏，口說得動聽，但工作上斤斤計較，既不負責任，又不上進。
這兩類青年，都有代表性，都是香港年青一輩的典型。
前一類，是香港的生龍。
後一類，是香港的蛆蟲。
香港前途，其實要看哪一類人多。
前一類多，香港就會越來越興旺。
後一類多，前途就必然往下走，蛆蟲成羣，就會把香港腐蝕了。
青年人本質大致相同，但成龍成蟲，要看教育。
十三年，可以至少教育出兩代的有爲青年來，要保證香港有前途，這方面的功夫不能不下。

天皇巨星

「你知道嗎?那『天皇巨星』嘮什子全是狗屁話，我吃飯睡覺如厠，和別人一樣。我不是身體內有甚麼特別光芒，令我成爲明星的，我不過是個奧爱荷來的幸運鬼。在適合的地方，適合的時間，適逢其會出現了，而我又有羣很聰明的人幫我忙，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這是荷李活的眞正天皇巨星奇勒基寶一九六〇年十月對記者說的話。

不過就是肯說出這些話的人，才眞有資格做天皇巨星。所以說奇勒基寶是天皇巨星，連他的敵人也同意。

天皇巨星的位置，不是自己可以爬得上去，而是別人捧上寶座的。

被人捧了上去，而自己不知，還以爲自己眞的是渾身散發着無遠弗屆的吸引光芒，那些人，一定坐不牢寶座，屁股一晃，就翻跌下來。

簡單化

多年來，和一些事業成功的商界鉅子接觸，發現他們都有個共通的本領。他們可以把最繁複的事簡單化。一件千頭萬緒的事放在面前，他們略爲審示一下，就可以從紊亂之中，找出條理來。於是繁複的事情，找到了可以串通的道路。沿路而上，事情往往就此迎刃而解。

這是成功人士與我們這些庸俗一生的普通人的分別。我們常常喜歡把最簡單的事，變成繁複。眞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一件簡單不過的事，無端端的變成了千頭萬緒；連自己也弄得像隻盲頭烏蠅，亂衝亂撞得焦頭爛額。而到頭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因爲這問題癥結所在，我們也根本看不出來。想成功，必須培養出這種凡事簡單化的本領，否則一生始終半事難成。

大名詞

中國人崇尚空談，喜歡抬大名詞來嚇人嚇己。這種陋習，亟需要改。年青朋友，尤其要戒這種自欺欺人的處事態度。

談文學，不必理這文學是甚麼主義。寫作的人，托着個「主義」出來而寫得成功的，至今未見過。曹雪芹一生不懂甚麼主義，倒是寫了本「紅樓夢」出來。

做事一天到晚提出商管理論來的朋友，未必可以把事情做得好。我從前認識一位電視編導，傳播理論之佳，全港無人能出其右；而學位之高，那時也是此地獨一無式，可是，一旦編導起節目上來，手足無措得令人在旁爲他着急。

做是不必大名詞的。

做只要幹勁與努力，而這些，青年人必有。只講大名詞卻甚麼也做不來的，那是騙子，我們千萬不要上當。

今日低微

不少青年人，常怨自己現在職位低微，無法出人頭地。殊不知現在出人頭地的成功人士，有不少是由最低職位做起的。我稱他爲「澳門王」的何賢先生，第一份工，是大後生。現在舉世知名的財經鉅子馮景禧先生，曾經做過敲石工人。世界廣告業權威大衞奥格偉，從前是巴黎餐廳的甜食小廚師。職位低微，不會阻人冒頭。阻人冒頭的是自怨自艾，不求上進，眼高手低。青年朋友，不安於今日低微職位的，不可不察。

認眞而不嚴肅

自問是死搏之人，做事全面投入。將來終一生，如果幸有小成，這種工作態度，應是黃家店的「成功之道」。（自賣自誇！莫甚於此！）但死搏之時，喜歡談笑用兵。認眞而不嚴肅。

因爲覺得認眞是必需，但扳起面孔，卻無必要，人生不可無工作，但面對工作不等如必要苦瓜乾面孔。整張面繃得像啤牌，會對事情有補嗎？當然不會。所以搏命歸搏命，搏命之時，還是嘻嘻哈哈的。

這樣一來，工作效果不錯，而工作的時候，也就洋溢着歡樂。要樂業也容易得多了。處理點鷄毛小事，也要嚴肅一番，弄得周圍的人，個個像拉緊弦的弓，很不自在。這種態度，其實很笨，因爲工作得沒有樂趣，變了工作奴隸，與這些人共事，工作效果，定打折扣。

商管四型

當代的「思想學」權威愛德華戴邦勞（EDWARD DE BONO）在他的「機會」一書裏，把商管人才的管理風格，分爲四型。

一是「火車司機型」。這類型的商管人才，依時間表與路軌做人。從不越軌，一切照頒下來的時間，按部就班。

另一型是「醫生型」，專醫奇難雜症，只要公司身壯力健，就心安理得。有事就對症下藥。

第三型是「農夫型」，守土有責。在固定的範疇裏，刻苦耐勞，也時有新意，盡量令屬下的田增產。

最後一類是「漁人型」，沒有田，只有海。投資在人與機器上，每次出海，都是一次新的考驗，新的賭博。

這四型人，天天在我們四周，各有各的作用，不知閣下是屬哪一型？

火車司機

「火車司機」型的商管人材，政府最多。政府組織，一般來說，是抗拒改革與創新的。蕭規曹隨，才不會「孭鑊」，因此公務員辦事，往往按火車司機的方法。

上頭頒下時間表，做下屬的，不大有機會質問時間表爲甚麼如此制定。做下屬的責任，是按章行事，把火車按時間班次，由起點開到終點，就功德圓滿。

這怪不得公務員，因爲政府組織龐大繁複，牽一髮動全身。要大組織發生作用，必須各方依正軌衷誠合作。在崗位上的火車司機，不知全個鐵路網的狀況，所以無法擅作主張，胡亂把工作程序更改。

因此當公務員，意見多多，一定不受同僚歡迎，會予同事「博升」的印象。意見表達得好，用上了，不一定馬上有升職機會。但意見錯了，就非「孭鑊杰」不可。

怪不得公務員

在商業社會裏，商管人材的意見錯了，有對的意見足以抵銷過錯。這單生意賠了本，另一單生意賺回來，年尾結數，有賺就成。

可以說，只要他的紀錄，不是錯完再錯，而是有錯有對，或對多錯少，這位管理人員，不會被炒。

但在政府部門，一出錯，就紀錄甚差。人家絕不會記得他從前的貢獻，只會批評那次錯誤。

反之，如果公務員一切以上司指示爲依歸，唯令是從，按時上下班，天天循規蹈矩，把火車由指定地點，在指定時間內，開到了目的地，就會按年資而逐步升遷。

火車司機絕不能撞車。一旦因爲擅作主張而弄出意外，幾乎就會因之而永不超生。政府組織的氣候如此，文化如此，所以我們有極多時候，怪不得公務員學火車司機。

只許前看

披酒的友人說：「你以後不要再提十年前的事！」一句話，令我冷汗直冒。好漢不提當年勇。黃霑不是好漢，自然更不應該把前事常提。何況，前事也絕對未曾稱得上勇。一點靠幸運得來的小事，何足掛齒。

每個人的成敗，未蓋棺絕難定論。活着的人，是龍是蛇，不是看往績，而是看未來。

你的價值，其實只由你未做的事來釐定，完成了的事，一旦完成，實在就成過去。

口中常提當年如何如何的，大多數是已感前途無望。只能緬懷前事，把往績抓住作自我肯定的拐杖。

眞正放眼將來的人，全副精神，早就貫注在前面的事，哪裏還有空看歷史？

友人的一句話，令我猛醒。過去一事未成，竟還浪費時間去緬懷，眞蠢！

默默耕耘

默默耕耘，必有收穫。

這是我堅持的信念。

只要苦功下得深，即使時不我與，地不我與，也會有一日，時來運到，冒出頭來。

倪匡寫科幻小說，就是一例。

中國人一般對科學沒有甚麼興趣。

香港人嗎，更甚！加上港人的習慣，是只看報紙而不看書，寫小說要觸及廣大讀者，已經很難，寫科幻小說而要吸引大量讀者，更是難於登天。

所以倪匡當年初寫科幻小說，實在是要排除萬難。

因爲時、地、人等一切客觀環境，都和他的理想相背。

但倪匡不顧一切，堅持要寫。少人聞問？困難重重？他老哥全不理會，一於默默耕耘，到今天，衞斯理、白素、原振俠、黃娟，都已經變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字，倪匡也成了中國科幻小說之父。

盡人事之後

「我應該朝甚麼地方努力，才能成功？」這問題，我相信人人都問過自己。前幾天偶遇位多時不見的友人。

這位朋友，最近由絢爛轉歸平淡，所以酒後有些感觸，忽然以此為問。

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造物創造了我出來，必定只此一家，並無分店。因為我與人不同；我有的長處，別人沒有，或與別人的程度不一樣。所以，想成功，就只能努力把自己獨一無二的東西盡量發揮，找出條只有我能走的路，然後堅持下去。

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了，但找到了路，努力堅持，是否就一定成功？

也未必！因為盡了一切人事之後，成功與否，還要看命！

怨命之前

盡了一切人事之後，也不成功，那是命！無法可想。

不過，命運很奇怪，往往特別照顧肯努力之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雖是句老話，卻不無道理。

努力了一陣，走不了幾步，你便放棄，那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命運！因爲老兄的筋骨捱不住勞，體膚抵不住餓；行爲稍有拂逆，就方寸大亂，自然當不起成功的大任。

命運，喜歡試我們，愛看看我們是否經得起考驗。我們經不起考驗，就想成功？那老兄不必努力，買六合彩等中頭獎可也！

否則，仍須努力！

而努力之後，眞的鞠躬盡瘁了，還是失敗，才怨命運吧！在此之前，只能怨自己！

味

我在這裏，對面是目的地。當然，路應該是朝目的地一直走。可是，世間的路，少有筆直的。要走到目的地，我們往往要一忽兒左一忽兒右的迂迴。

這當然不方便。

但太方便的人生，也無味道。信手拈來的東西，即使眞能成妙諦，拈的人也往往不會怎麼珍惜。

人是犯賤的。

不過，這類的犯賤，也有好處。

至少，人生有起伏，有轉彎，迂迴曲折的路，不錯是多了苦辛，也浪費了時間，可是卻也趣味盎然。

何況，路旁的風景，往往極堪瀏覽。邊走邊看，長途也就彷彿不那麼遠了。

所以，我寧願捱來的成功，而不希望天賜鴻福，我寧願成功裏有辛甜苦辣，而不祇是單一味的甜！

只可適者存

本港有張老牌大報停刊，報界中人，甚多慨嘆，因爲該報在過去，培育了甚多人材，本港名報人，出身該報的不少，所以對該報，有分感情。

這張報紙，先父在生之時，天天必讀。也是我看報以來的第一張。可是，看了十多年之後，就改看他報了，改看的原因，是因爲覺得這張報紙，開始與我的生活格格不入。

這張報紙，雖然人材不少，卻永遠留不住人材。留不住人材，只有一因：沒有爲人材提供他們應該留下的條件。不能留住人材，當然有很多理由，管理是其一，管理出問題，等如經營不善。

在這個報刊競爭這麼劇烈的香港，只能適者生存。這世界，有生必有死，有始就有終，惋惜之餘，卻也是無可奈何，毫無辦法。

自强不息

人生想走向成功之道，方法極多。執着其中一點，鍥而不捨，應該就會成事。當然，也有終其一生都被命運玩弄的人。無論下的功夫多少，卻不知怎的，總是功虧一簣。

不過，所謂功虧一簣，反過來看，卻也已經爲山九仞，只欠一點點而已。在別人眼中看，雖然仍未算完成，但自己卻還是會有些滿足了。

做人，可能逃不過命運安排。何況，要每事必成，也無道理。因此，我們不必理會環境如何，自强不息，就心安理得。

自强不息，是我認爲做人最緊要的道理。自强而形勢比人强，不必計較。生命是自己的，自强早已令我受益，能否在世人眼中獲致地位，何必强求。

所以，要選我最服膺的成功之道，還是這四個字。

想有何用

常常覺得，理想是不太重要的事，理想，理想，想想就成，實在輕而易學得很。

重要的是你現在用甚麼方法去達到這理想。現在有沒有開步?開步之後，是不是天天繼續走?是不是努力去披荊棘、除路障?如果老兄一味不開步，天天理想一番，這理想再高，又有何用?

所以有時人家說自己有理想，我往往忍不住要笑。

因爲我自己正是理想甚多的人;但如果問我究竟做過甚麼去走近理想，我倒甚麼也沒有做過，這樣的理想，只是發白日夢而已。除了騙倒自己之外，一無是處。反而不及一個全無理想，卻努力去做事的人。

負可變正

負是可以變成正的，只要你肯多動腦筋的話。汽水有例，到冬天銷路就減。如果你不去動腦筋，認爲這是無可奈何，不能改變的事實，冬天自然是負數。但肯動腦筋的，就發明了「煲檸樂」。

有位在外國的先生，因爲交通失事斷了雙足，一生再無法行動，天天獃在家中。但他認爲，不能走動這事實，可以變負成正。於是他開設了所電話留言的服務，專在家中爲人傳口信。結果不但賺錢，還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不要以爲缺點一定是缺點。全世界的事，都起碼有兩面。只看負面，往往就不知正面原來就在背後。

只有認命的人，才會眞負。不認命，肯努力，負就變正。

現在是負數的朋友，何不努力試試看。

失敗的英雄

以成敗論英雄，其實只是史家如此，其他人類，少有如此不公平。拿破崙其實未算成功，可是英雄形象，千秋百代，都確立在世人心裏。而楚項羽之受人歡迎，也大勝迫得他自殺的劉邦。

顯見人類雖然不一定公道，卻仍然不缺同情；失敗的英雄，依然受人崇敬。因爲造物弄人，成敗有時不一定操在英雄手裏。給命運打敗的英雄，那種知其不可而爲的悲劇激情和氣概依然是令人欽佩。

世上眞英雄甚少，有些成功人物，往往只是幸運的狗熊。所以，單以成敗論功過，未必可靠。

黃霑一向傾慕英雄人物。挺身而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胸懷，豈是我輩等閒人士所能企及。所以對失敗了的英雄，我的敬意，絕對比成功狗熊多。

第六輯：

「未夠不文」及其他

——「不文雲浯」的稱呼，在下當之有愧。

廣告人

張徹說：「你這人不可分類！」一句話令我大徹大悟，於是決定盡量把多餘事減少不做，專注搞好自己的事業，希望在退休之前，可以略有小成。

其實，鄙人的事業是廣告，八四年十月，我已是踏進從事廣告業的第廿一個年頭。這個行業，我是機緣巧合走了進去的。一進去，就深深愛上這行業。廣告行業的挑戰，令我的半生，豐富而活躍，能選擇廣告行業作我事業，是我的幸運。

不少這同行認爲，廣告不外是爲他人作嫁，廣告成功，賺錢的是客戶出品商，廣告行業，利潤低微，而且絕不穩定，所以不少同行都紛紛轉行。可是我廿年於茲，卻委實樂在其中。

希望幾年之後，張徹向朋友介紹我的時候，可以說：「黃霑，廣告人。」

家傳粗口

徒弟替師傅擦鞋，累得師傅給後輩調笑，眞是過意不去。梁小中師其實傳敎於我的都是好東西。入「梁門」多年，師傅時常耳提面命，卻從未敎過在下講粗口。講粗口得自家傳。先父家貧。別人家徒四壁，但我們是家徒三壁。家中有一面牆，不是磚砌，只是爛缸瓦堆成。因爲祖父去世，先父十六歲便要負起供養一家八口的責任。別人吃米，我家吃番薯。

父親在港澳渡輪上當了十三年有食無薪的小厮，然後去了太古當TALLYMAN，管的是勞苦大衆苦力手足。所以善用人民語言，說三字經從不皺眉頭。後來經商，來往的是廣東商人，所以粗口絕對不少。因此耳濡目染，從未以粗口爲恥，而且有時更以此爲榮。後來，學了英文，連英文粗口，也十分暢順，和洋人說起粗口來，絕對出口成章，不會輸蝕。

阿叔

音樂生涯，在下出道早。

十四五歲，便拿了口琴，跟着老師梁日昭先生到處跑，錄音、播音，與做電影配樂。所以，在樂壇，和我合作過的人，眞是老中青三結合。杜麗莎的祖父結他大師，我們經常合作。「特樂樂隊」姬麗絲汀的爸爸簫王洛平，和我每週一次在商業電台錄「一曲難忘」。

前EMI音樂總監ROMY DIAZ還是年青小伙子的時候，我就用他作結他手。

露雲娜七歲，我就請她唱「發達」汽水廣告歌。

關正傑剛進「港大」，就替我唱「一生起碼一次，到世界渡假」的航空公司廣告。

鄭少秋還是在「堅城」片廠做棚長的時候，就和我唱合唱。

所以別人叫我「霑叔」，我都受落，當正自己係阿叔，唔會面懵。

投入

李默說：「黃老霑應得最佳觀衆獎！」因爲看見台下的我，手舞足蹈，完全投入。

我看人家表演，多數覺得值回票價，因爲投入得很，鼓掌永遠用力，歡呼多數出自深心。而且老早打算退休後開家「大聲公涼茶」，所以及時儲定本錢，借機練聲，反應誇張，聲聞十里之事，時有出現。

而台下反應熱烈，叫好頻頻，最能影響台上表演之人，你多幾下掌聲，台上的鮮有不拚命，於是表演更佳；台下的，也就更覺過癮。

不是不欣賞那些冷眼旁觀的人，他們永遠保持清醒，看來必有另一番意趣。但我天生喜歡投入，看見水，就想跳進其中暢泳一番；要我冷眼旁觀，做不來。心熱的人，狂灌冰水也沒有用，喝了下去，還是通身冒汗。不過這也好，生活永遠有熱量，心中暖洋洋呢！

力學吾姊

自己取了個別字，叫「亦芹」；有些朋友，以爲我是以曹雪芹自況。其實不然。

黃霑再自大，也不敢和曹霑比。

「芹」是我二姐，一位在一九三九年前便加入了共產黨的中國女性。芹姐比我大二十多歲，早就出嫁了。我和她見得很少。但她是我先父之外，最敬重的家人。

她性子硬得很，是個窮得腰直的人。充滿了理想，也很有原則，所以我十分敬重她。爲了加入共產黨，她甘心捱窮，堅拒先父挹注。

「亦芹」二字，是說她的弟弟，很想學她。

信念

我深信這世界，做壞事必有報應。我也深信正必能勝邪。

這說起來好像幼稚，也沒有甚麼根據，因爲表面上，常做壞事的人還是好端端的活着，邪也還是壓着正。

只是，如果看深一點，或者看長一點，就知道報應的事實，比比皆是。

而如果正不能勝邪，這個世界一定沒有這麼好。

我也深信，做好事必有好報，即使不是物質的收穫，精神上早已愉快了。

精神愉快，便是做人的最好報酬，比任何物質都要更勝。

假如我們不相信做壞事會對人有壞影響，而做好事沒有好收穫的話，我們又何必學好？

相信做好事有好報，是人類必須堅持的信念。

否則，這世界會很不堪。不堪得人人都會住不下去。

愛黑

對黑色，情有獨鍾。

手表戴了十多年，都是那隻黑金剛，衣櫥都是黑色衣服，黑恤衫有數件之多。長棉襖，有兩件黑的。有年，想換口味，做了件藍的，穿上身，總不是味。女友挑晚禮服，如是玄黑色調，定必贊同。

書房也是黑色調子，書架漆黑一團，才覺能顯出書的繽紛。黑龍江三字，一聽便覺浩瀚。設想假若黑改成紅，該會是如何不堪。國人一般愛紅，這是農民心態，火的顏色令他們想起家。但其實紅紅白白，令人最易厭倦。

多年前到台中，奇緣巧合，到了個玫瑰園，各種鮮艷眩人耳目。但其中一朵全黑玫瑰，卻眞是萬卉之冠，高貴得叫人咋舌。黑牡丹雖未得見，想像中是風華絕代，餘色都暗啞無光。

看小電影

不喜歡看小電影，一生人只看過三次，第一次看，是在簡老八家。是和官借來的。八哥把放映機和五盒菲林放進書齋，一句：「請你自便！」就失了踪。

我五套只看了三套，就再看不下去。

那些人狗交，看得我惡心。

生殖器的大特寫，也「核突」之極。看完不但絲毫沒有「興合合」的衝動，反而有三日不思肉味的後遺。

第二次看小電影，是有位洋上司，初來此地，有人要擦他鞋，特別搜羅了精選請他看，邀我作陪。

我看了一套，就獨個兒走了出「現場」，因爲所謂「精選」，還是那調調兒。

第三次，也是讓友人拉去的，有個星期六下午，吃完中飯，幾個「痳甩」不想回家，有人提議看小電影，五元一套，我一套未看完，人就在椅上睡着了。

未夠「不文」

性交是愉快之極的人生經驗。但看小電影，對我來說，眞是一次已經可能太多了。

想看小電影，不外是好奇。而好奇心，一次就該能滿足了吧？

自己東西進對方東西的感覺，不必我寫出來，讀友自知。但看着特寫鏡頭那根東西在進進出出，會有愉快經驗的嗎？或許一般人的性生活，不是那麼多采多姿，於是就要找尋一些平日得不到的外來刺激，於是，小電影應需要而生。

又或者，人是有天生窺秘狂。自己私隱不想人知道，但人家玩秘戲，卻大有作壁上觀的興趣。於是看小電影，就樂此不疲。一有機會，就不放棄。

但以我自己來說，卻眞的不太明白這羣小電影擁躉心理了。

所以，或者「不文霑」的稱呼，在下是當之有愧。

望海

望着港海出神，這的確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美景，像個雍容華貴的少婦，穿着玄黑的紗裾，斜躺在水晶牀上，嬌慵無限。

嬌慵的原因，是她傷風。

傷風會過的，我心內知道。

少婦今年多少歲？該三十出頭了吧？將來她會不會年華老去？變成白髮斑斑？縐紋滿面？

還是她會長春不老？愛她的人找到了人間妙藥，把她的青春永遠凝住？

也許，美人始終避免不了遲暮。但，遲暮的美人，也許又是另一番吸引，眼眸中的挑逗變成滄桑的回憶，散發一種超然的安逸閒適，與參透世情的默默。美婦年年有，像春天的花，逢春必燦爛，雖然今年的花與明年的不同，卻還是燃亮着人間。賣花的人，也許已不是今年人，但這又有何關係？只要人間仍有鮮花，仍有美婦……

自傳

胡適勸人寫自傳，認爲這是保存現代史料的好方法。

我覺得胡先生這看法，大有商榷餘地。

文人一向有文過飾非的惡習。寫一般文字，已經如此。一寫到自傳，就更加不得了。即使有不誇大事實，自吹自擂的，也免不了把不大見得光的歷史，遮瞞掩飾一番。所以史料縱有，也往往與事實不符。

何況，寫自傳，必在事過境遷之後，於是記憶就會有意無意的把事實改變了。

而且，身在此山中，未必能看見山的眞面目。得一斑的管窺先生，很容易會把這一小點東西放到像天那麼大。印象派式圖畫，又如何表現出全豹的原貌呢。

所以，自傳文字，至今好的甚少。沒有自大狂的，不寫自傳也罷。因爲除了有自慰式的快樂之外，一無是處。

想你開心而已

「我是一個想你開心的人」，這是為羅文寫的拙作，其中，有我不少心聲在。因為生下來是小丑性格，喜歡令自己周圍的人開心。

我很相信，快樂是香水，向人灑得多，自己就一定免不了也會沾上一點。所以，一有能令別人開心的機會，我就不會放過。扮扮小丑，對我來說，絕不介意。引得到別人開心，自己就會很高興。

小丑通常是馬戲團中表演技術最佳的人，永遠不是主角，可是卻也樣樣使得，樣樣會。

在人生馬戲團裏，我不是這種技藝高超的小丑，但卻肯定是插科打諢的大配角。

常在一起的朋友，都喜歡和我見面。

我是一個想你開心的人，獻盡心力，博君一笑，如此而已。

編後小記

這本集子裏輯入的二百零六篇雜文，是從黃霑近年爲本港報刊所寫的千餘篇專欄文章中精選出來的。稱這些文章爲「雜文」而不是廣義地稱之爲「散文」，是因爲這些文章的內容涵蓋甚廣，觸及的方面極多。

據云曾有人笑謂黃霑曰：「你這人不可分類！」這眞是的評：黃霑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若說「文如其人」，則這二百多篇文章也幾乎是「不可分類」。現在將它分爲六輯，僅是大概而分，希望這樣做能令這本集子眉目清楚。各輯標題也只是「提綱挈領」而已。

書　　名：未夠不文集
作　　者：黃霑
責任編輯：蔡敦祺
封面設計：黃開文
插　　圖：楊維邦
出　　版：明窗出版社
發　　行：明窗出版社
北角英皇道六五一號六樓　5-655481
印　　刷：明窗出版社
出版日期：一九八七年一月
定　　價：每本港幣十八元
出版書號：87P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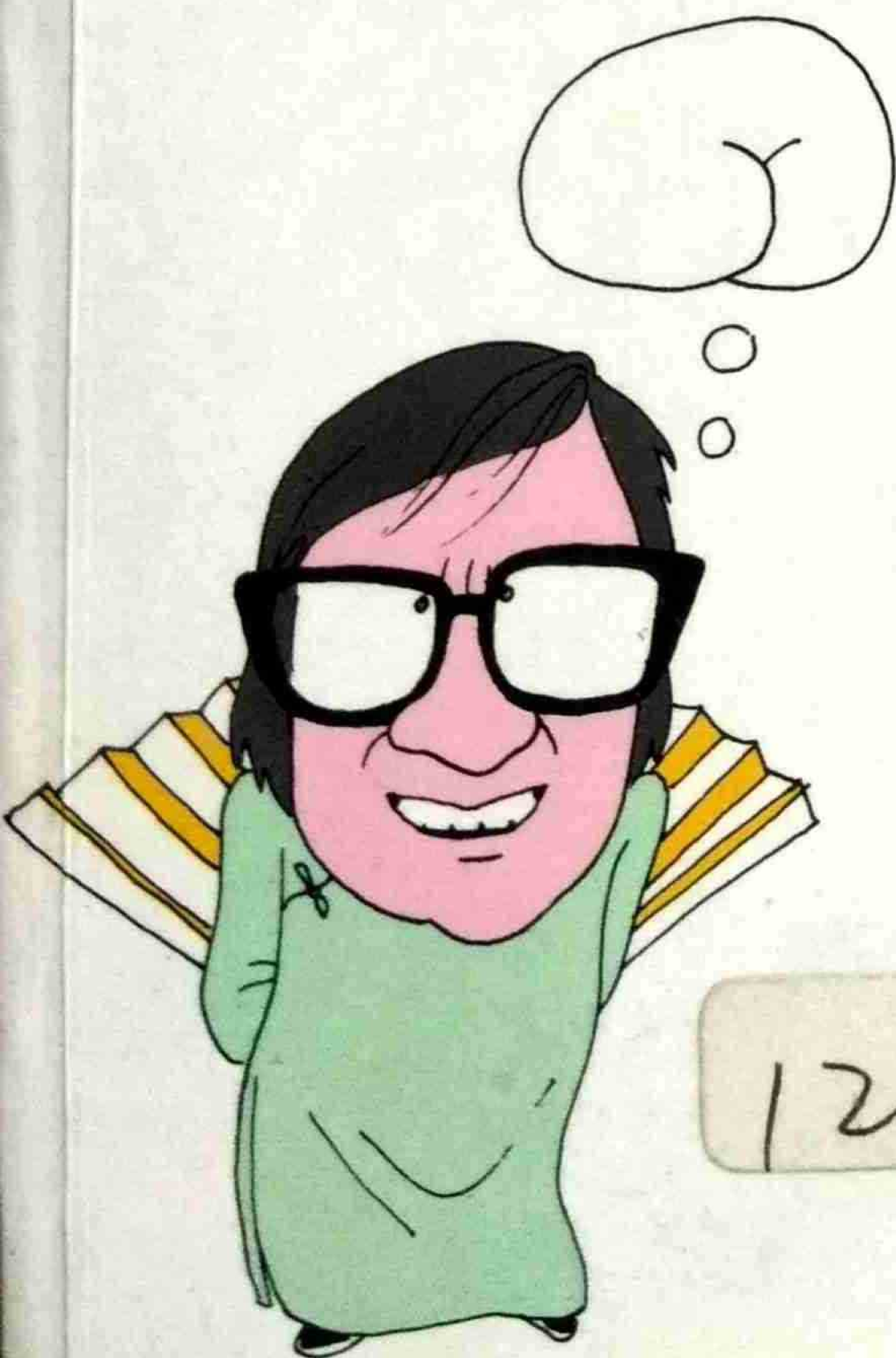
作者簡介

黃霑表字「亦芹」，是本港知名的「廣告人」。出道甚早，自稱系出「梁門」（梁小中門下）。早年在某報寫專欄，喜笑怒罵，筆在老辣，有大匠之風。其時他未屆「而立」，讀者却已稱他爲「霑叔」。

黃霑博聞强記，又善於思考運用，舉凡編劇、塡詞、寫雜文、撰廣告以至擔任司儀等等，俱有不俗表現。他自稱立場「反共」，但其「我的中國心」却唱遍中國大陸；他對台灣政府時感痛心疾首，但他編導的電影却在台灣大爲賣座：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說他愛國！

黃霑筆耕甚勤，多產豐穫。近年所寫專欄文字，觸及範圍極廣；而馳筆恣肆汪洋，或莊或諧，才氣橫溢，且縱議百無禁忌，時有驚人之語，旣可解頤，復啓深思。

黃霑的文字輕鬆諧趣，但透過「俚俗」的外表，却看得出他有一顆坦率純眞的赤子之心！



12-

HK$18